

在星辰灿烂的夜里，举行了一场豪门夜宴。环顾会场，每个绅士淑女都把能出席这场宴会视为最高荣誉，因为举行宴会的正是商场上备受推崇的石敏华。

上流社会的每个人都知道，石家极少举行宴会，所以这次能够被邀到场，算是很有面子，每个人脸上莫不盛满笑容。

石家的人口很少，除了当家的石敏华之外，就只剩石悟轩，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

石敏华叹口气，看着到场的每位淑女，这场宴会美其名曰感情交流，其实是想为他孙子——石悟轩挑个老婆。

石悟轩并非长得不堪入目，相反的，他长得帅极了！这可不是他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凡是见过悟轩的女人莫不被他迷去三魂七魄，只乞求他能看她们一眼。只可惜，悟轩向来不把她们当作一回事，他对每个女人都温柔又体贴，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觉那不是真的温柔体贴，是他不屑与女人多交谈，只好用礼物来打发她们。那群愚蠢的女人还以为这是温柔体贴的表现，殊不知悟轩根本就不把她们放在眼里。

石敏华再度叹口气，无论他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有哪个女人适合当他们石家的媳妇。

难道真要让悟轩这么游戏人间下去？不成！他还没抱孙子，怎么能抱着遗憾老死。对了！

听说颜三郎有个女儿叫颜柔柔，才刚由法国回来，或许他可以找个机会跟颜三郎提一提，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

老早就听人说颜三郎有个十分乖巧美丽的女儿，这样的女孩正适合当他们石家的媳妇。不过他也听说颜三郎不只一个女儿，他另一个女儿的脾气似乎……比较随兴！他不确定那样的女孩悟轩是否管得住，但他本身比较喜欢颜柔柔，所以颜浚浚便不列入考虑之中。

“爷爷，你在想些什么？”石悟轩故意问道。

他老早就知道今天的宴会不寻常，爷爷这个老狐狸在打什么鬼主意他会不知道？开玩笑！他这三十二年可不是白活的，爷爷要怎么玩是他的事，他不打算插手，但如果玩得太过火，可别怪他不肯传宗接代，因为他很满意目前的单身生活。

“没事！我怎么会想什么。”石敏华随口否认。

唉！刚刚还想着要颜三郎把颜柔柔介绍给悟轩，这会又想起他们今天有事不会出席，怎么会这样？就连与他交情甚好的上官杰也不来了。为什么他总觉得今天他们两家不出现，像是有什么大事发生？算了！不管那么多，等宴会结束之后，他一定要马上和颜三郎通电话，颜柔柔这个媳妇他要定了，谁也不能抢走。

悟轩不理睬爷爷的睁眼说瞎话，径自环顾会场，来的人全在他的意料之中，而会来的也就是那些急于钓个金龟婿的女人，偏巧这些人爷爷是不看在眼里的，看来她们今晚的盛装打扮是白费心机啰！

他冷眼看着急于向他抛媚眼的每个女人，轻啜一口香槟，突然，门口

的人影吸引了他的眼光，他就这么大刺刺地直盯着那位佳人瞧。

盯着她的人不只悟轩，在场的每个人都急于把她看个清楚、看个够。她是那么美，不属于柔美，而是带点狂野与满脸不在乎。这让她成功地引起众人的赞叹，她的眼神在在说明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任何人都别想牵制她。

“喂！拜托你笑一笑好吗？你现在脸孔活像有人欠你几千万似的。”李志常低声暗示着。他当然知道他们已引起注意，每个男人看她的眼神仿佛垂涎欲滴；而女人则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免得她掩盖了她们的光彩。

“请不要叫我像个花痴一样只会傻笑好吗？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表现，那么我很乐意马上离开。”她冷冷地说。

天！她这辈子最讨厌这种场合了，面对这种场合只会让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偏偏有人硬要她来。唉！真不知她上辈子欠了他多少，竟让他这么尽情地折磨她。

“好好！现在你最大，当我的话没说过，我跟你道歉！OK？”面对她的怒气，李志常只有低声下气地道歉，可怜他的男性自尊只要在她面前，就毫无用武之地。

“算了！便宜你，我忘了。”她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马上就原谅他了。

“谢谢你！你真是太可爱了，我爱死你了。”李志常高兴地亲亲她的粉颊，只差没大喊出声。

“少来了！”她推开他的脸，白了他一眼。

李志常笑嘻嘻地挽着她的手，与认识的人打招呼。

他们刚才的动作看在众人眼里，无异是恩爱的表现，在场的每位男士莫不羡慕李志常的好运，能抱拥如此的娇颜佳人，不过李志常也确实有这个条件，姑且不论他的长相，光是他的家世就足以傲人，无疑的，他在众人面前是颗大钻石，也是每个家长眼中的金龟婿，像他这样不骄傲又有才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

宴会中有一半的女人是冲着李志常而来的，原先她们以为若钓不到石悟轩，至少还有李志常，谁知李志常竟携女伴露面，这令她们的希望又破灭了。

在上流社会里，最有价值、也是女人们最想捕捉的单身汉有三位：石悟轩、李志常、上官牧白。

石悟轩是个温柔的大众情人，每个女人都爱他，他也来者不拒，但没有人知道谁才是他的最爱，还是每个都不爱，所以他的感情生活在大众眼中是个谜！

李志常温文有礼，是个好好先生，他身边从未有过女伴，曾有一段时间传言他是个同性恋者，可是依今天的情形看来，他绝不是！而且由他今天的表现判断，恐怕婚期不远了，在场的淑女们可以回家好好地痛哭一番，因为又失去一座金矿！

上官牧白就很奇怪了，他有许多女友，可惜每个在他心中都没啥地位。所以有人曾说：“倘若他真的爱上一个人，一定会到达如痴如狂的地步！”，这点还没被证实，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今天一定见不到上官牧白，因为他从不出席宴会。

听说还有一个很有身价的单身汉——何敏轩，可惜被大伙给遗忘了，因为他不想继承家业，而独自开间小诊所，像他这种“没志气”的男人，当

然是不被列入考虑的。

严格说起来，最有身价的单身汉应该有四个，只可惜他们都不喜欢出席宴会，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同时出现宴会的话，那么这场宴会将是最受重视、也是最多人想参加的；只可惜那场宴会至今还没出现。

悟轩不是瞎子，当然也看到了李志常亲吻她面颊的画面，不知为何，他有股想揍人的冲动，恨不得一拳打在李志常那张英俊的脸孔。转念一想，他为自己的反应感到好笑，放松了紧握的拳头。人家恩爱干他何事？他又何必气成这样？未免太多管闲事了。

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一个能匹配悟轩的人，谁知她已有男伴，石敏华在心底哀号，怎么会这样？不过幸好，他还有颜三郎的女儿来当他的孙媳妇。

原本一对俪人在舞池中共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只可惜被众人羡慕的李志常并不这么想，他根本是痛苦极了。

“哼！那么肥还敢吃那么多，想必明天又得上美容中心报到。”她的视线不在李志常身上，而是看着站在食物吧旁的一个“淑女”。

“拜托！人家吃她的，关你什么事？我求你专心点好不好？”李志常终于受不了她的唠叨，出口制止。

“是不关我的事啦！好嘛！从这一秒开始我将会很专心。”她承诺地看着李志常，准备努力、专心地陪他跳舞，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很想专心，但眼睛总会很不争气地飘向站在食物吧旁的那个女人身上。

“颜浚浚！我警告你，不许你再瞧那些炸鸡腿，如果你再看，我们就拆伙！”李志常受不了地低吼，原来她不是在看那个胖女人，而是在看她手上的那只鸡腿。

“哎呀！你怎么那么小气？我只不过是不小心地看了那些鸡腿一眼，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她嘟着嘴收回视线。

不错！她就是颜浚浚，颜三郎那个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小女儿。

“什么？！看了一眼而已？哦！你的一眼似乎和别人不同，居然有几十分钟！早知道就不要你回来，我应该带柔柔来的，照你刚才的举动，包管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我就知道你成不了大事，天！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先找你，我应该去找柔柔才对。上帝！请原谅我的错误，把美丽可人的柔柔还给我吧！”他一脸懊悔地说。

“不管啦！想换人得先给酬劳，我不管下回你想找谁，只要你别忘了还欠我一大桶炸鸡腿就成了。”说来说去，她最在意的还是她的最爱——鸡腿。

“喂！我可不许你过河拆桥，今天大家都见到你了，如果下回我带柔柔出现，那岂不是没说服力？你放心好了，那桶炸鸡腿我是一只也不会少给的，现在我求求你看着我好吗？请看着我英俊的脸庞。”现在他只能往前走，说什么也不能阵前换将，否则他会死得很难看。

“你恶不恶心？！你会长得很英俊吗？无论我怎么看，都觉得你长得和普通没两样，至少我就觉得鸡腿比你来得好看多了。”浚浚先是厌恶地看看他，然后才仔细地打量着他，看来看去，判定优胜者是鸡腿大哥！

“天！原来在你眼中，英俊迷人的我连只鸡腿都不如，你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如果不是太了解你，我真的会为你所说的话伤心得跳楼自杀。”他感叹地说出心声。

怎么说他都是英俊榜上有名的人物，但经她这么一说，好似他长得奇

丑无比，连鸡腿都可以用一根“鸡毛”轻易地打倒他。幸好！每个男人在她眼中都赢不了她的鸡腿大哥。从小到大、直到现在，他都在怀疑，浚浚到底会不会嫁人？“别难过嘛！或许在别人眼中你真的帅得不得了，只是我感受不到而已，我相信你未来的老婆一定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见到李志常难过的表情，她不意思再说他不好看，只好安慰着他。

“你将来一定要嫁给卖鸡腿的才会幸福。”他道出自己归纳而得的结论。

试想，有哪个有脑子的男人肯跟鸡腿抢老婆？所以她只能嫁给卖鸡腿的，而且她会是最佳的活动广告，任何人见了她吃鸡腿的模样，都会相信鸡腿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而她的丈夫也会基于她是颗摇钱树而不和她离婚；老公可以赚很多钱，老婆可以每天吃到鸡腿，皆大欢喜，还会不幸福吗？”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原来你满聪明的嘛！表哥，求你帮我找个卖鸡腿的丈夫，好吗？”嘿！原来李志常是她的表哥，难怪她会那么嚣张。要是她不说，还真没人知道李志常有她这么个“奇特”的表妹。

“你就只在有求于我时才会叫我表哥！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他拧拧她的俏鼻伴装生气地瞪着她。

“表哥，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无知的我吧！如果你真能帮我找到卖鸡腿的老公，以后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也不会抱怨。”她撒娇的搂着他的腰。

“哈！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呢？你是‘君为鸡腿死’！”平时浚浚才不会做出这么女性化的动作，只有鸡腿才能使她“厚颜无耻”地做出这种事来。

“表哥……只要你帮我，我发誓一定马上把柔柔从修道院绑出来送给你。”天啊！

柔柔可是她的好姊姊，她向来以保护柔柔为己任，可是今天为了鸡腿，居然连柔柔都可以出卖，真是……“别了！算我怕了你成不成？你啊！居然连姊姊都可以出卖，真是的！柔柔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难过死的。”他开始训她。

“反正你又不会把柔柔怎么样，而且她要是难过，顶多哭个几天就没事了。怎样，这樁交易成不成？”她一脸期待地看着他。如果表哥真的对柔柔不好，大不了她再把柔柔救出来嘛！更何况她相信以表哥疼柔柔的程度，是绝对不会虐待她的，所以当然放心把柔柔绑来送给他啊！

“你啊！真是狼心狗肺！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卖鸡腿的家伙，求我也没用。”他很明白地告诉她。

“什么？！说了这么多，你居然告诉我不认识！好！你给我记着，如果柔柔跟我联络，我一定会告诉她你的所作所为，我要你接受世人的攻击。”说了半天，他居然不认识卖鸡腿的，害她差一点点就把柔柔拱手送人，真是可恶极了。

“喂！你别陷害我。”他急着想阻止浚浚告密，谁知她对他扮了个鬼脸。唉！真是可怜啦！

一想到以后柔柔再也不理他，李志常内心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他是真的很疼爱柔柔这个表妹，她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恬静，跟眼前这个疯表妹截然不同。静静地看着柔柔也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谁知现在居然有人狼心人要剥夺他的乐趣，真是太不人道了！

浚浚才不理他，别过头去又看见那个胖女人还在吃，天！她到底吃了

多少鸡腿？起码也有十只吧！浚浚极力忍住，才不致送一记白眼给那个胖女人，由于她死命地瞪着那女人看，所以李志常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都没听见。

浚浚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溜到花园透口气，眼前尽是美丽的百合。

“哇！好美哦！”她情不自禁地弯腰闻着百合的香味，淡雅而不浓郁，正是她最喜欢的味道。

在她毫无所觉、尽情地玩赏百合时，暗处有个人一直在观察她。她果真如他所想的那么美，只是没想到美丽而带点狂野的她，居然会喜欢清雅脱俗的百合，他以为她会喜欢玫瑰或是蔷薇，毕竟那些花比较符合她的形象。

“很高兴你这么喜欢这座花园。”看了好一会儿，深受她吸引的悟轩终于出声。他希望能进一步认识她，虽然她早已名花有主，但如果必要的话，他不会择手段地把她从李志常身边抢过来。

“啊？！”浚浚猛然回头，只见由暗处走出一名男子，一时之间她呆愣住了，这人该不会是从头到尾都站在那儿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岂不是很丢脸？她努力回想刚才自己是否有做出什么不得当的事，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那“应该”是没有吧！

当那男子走到明亮处，浚浚头一次发觉有人比鸡腿还要吸引她，这真是不得了！一时她也理不清为何会被眼前的人所吸引，只晓得她得赶紧逃离才行，她连忙绕过他，想进屋内去，却被他一把拉住。

“你忘了穿鞋！”他好笑地指着被她弃在一旁的高跟鞋。

“啊！”她惊呼出声，原以为自己没做出失态的事，原来是她忘了！方才她一高兴就把高跟鞋脱下来，赤足踏在草皮上，没想到……浚浚羞红了脸，急着想挣脱他的手把鞋穿好。

“我来帮你。”也不管她是否同意，悟轩蹲下身替她拾起高跟鞋，轻抬起她的脚踝帮她穿上。他一心只想碰碰她、和她说话，也不明白这是怎样的心情，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得知她的芳名。

“谢谢！”浚浚都快尴尬死了，她从未出过这么大的糗。当他蹲下身帮她穿鞋的刹那，她居然感到心悸，甚至还有点兴奋。糟糕！照各种反应显示，她恐怕是水土不服，一定是太久没回台湾才会这样，她得赶紧离开，免得继续失态。

“喂！你叫什么名字？”悟轩急忙问，可是她没回答，老早就跑回屋内了。

悟轩摇头笑笑，从未见过有哪个女孩这么急于逃离他身边，不过没关系，只要她人还在屋里，他就不信找不出她来，她已深深引起他的兴趣，他要定她了！

“你跑哪去了？”好不容易摆脱一群死缠着他的女人，李志常带着仅余的气息来到浚浚身旁。

“没有啊！只不过是到外头去吹吹风。”她气喘吁吁地说，不敢把方才的小插曲告诉李志常。

“是吗？咦，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是不是偷吃辣椒了？”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浚浚脸红，真是天下奇观啊！

“你神经病啊！明知我不吃辣还这样问，真是的。”她瞪了他一眼，随即

想起他的话，赶紧摸摸脸颊，着急地问：“真的很红吗？”“像粒大西红柿，你说红不红？”李志常揶揄地反问。

“我们回去吧。”真是糟糕，得赶紧离开这儿才行。

“为什么？”他原本就想离开，但听她这么说又忍不住反问，说实在话，他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浚浚想早点离开。

“不为什么，快走！”浚浚不等他回话，就拖着他快速离去。

李志常搞不清楚状况，只是不停地在她耳边唠叨，浚浚受不了地翻翻白眼，什么时候表哥也变得这么娘娘腔？向来不爱说话的他居然也有唠叨的一天，看来世界末日快到了。

2

石敏华一脸沮丧地走出书房。打从宴会结束之后，他就分秒都不浪费地赶紧打电话给颜三郎，谁知他还没开口要颜三郎把女儿颜柔柔介绍给悟轩，颜三郎就先告诉他，要他赶紧准备红包。

原来被他相中的颜柔柔居然早就被上官杰给订走了，这教他怎能不伤心呢？也难怪，一个好媳妇是人人都抢着要的啊！

他哀声叹气地走到客厅坐下来，结果发现沮丧的人不只他一个，悟轩也是一脸苦瓜样。奇怪！他曾告诉悟轩要把颜柔柔介绍给他吗？好象没有啊！那他为何一脸活像要打上一架才甘心似的表情？“我有告诉过你，要颜三郎把女儿介绍给你吗？”尽管认为没有，他还忍不住问出口。

“谁？！颜三郎的女儿是谁？爷爷，你就别玩了，我又没见过她，介绍给我干嘛？”悟轩有点受不了地看了爷爷一眼。刚才他只不过比她慢了一步进到屋内，谁知她和李志常就不见人影了，该死！他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教他上哪找人？难不成要他厚着脸皮，逼李志常把女友的消息告诉他？！

“哼！就算你想要，人家还不要你咧！她早就被上官牧白给看中，哪里轮得到你？我就知道你那个福气娶到颜柔柔那么好的女孩。唉！如果她没被订走，我老早就上门去抢……不！是提亲了。”说到底他还是觉得痛失好媳妇，或许就是因为悟轩太花心，才会害他遭上天的惩罚。

“爷爷！如果你真那么欣赏那个颜柔柔，我看你干脆想个法子把她给绑走，这样你就可以每天看着她，犯不着伤心难过了。”他压根就对颜柔柔没兴趣，所以意兴阑珊地建议着。

“你这小冤崽子，爷爷我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才烦恼成这样，你居然还敢消遣我！”

要是我年轻个五十岁，老早就主动追求她了，还需要你来提醒吗？”石敏华就是看不惯他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大吼出声。

“好吧！是我的错，她很好，虽然她好在哪里我看不见，但我还是尊重你的说法。

不过现在她都已经订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难不成你希望她解除婚约来嫁给我啊！”他这么说算是顺从石敏华的意思。

“颜柔柔温柔、美丽又大方，无论怎么说就是适合当我们石家的媳妇；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希望她能 and 上官牧白解除婚约来嫁给你咧！”他数完颜柔柔的优点后，半真半假地加上这一句。

“你见过她吗？”见爷爷摇头，悟轩叹了口气，“没见过本人你就喜欢成这样，不怕大失所望吗？或许她跟你听来的完全不同，也可能没你说的那么漂亮，听信谣言是不对的。”“反正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唉！都怪你没那个本事娶到她。”他始终深信外头的传言。

“我可不想为了她而和上官牧白打上一架，我向来不做这种无聊的事。你放心吧！”

“我已经找到石太太了。”他和上官牧白在生意上并无往来，虽没多大的交情，但至少不是敌人，他可不希望为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而增加一个敌人。

“她是谁？”石敏华好奇极了。也没听悟轩说过有喜欢的人，怎么突然告诉他已找到老婆了，该不会是骗他的吧？“现在还不知道，等我查到了再告诉你。”他随手一挥，就潇洒地上楼去。

石敏华张大嘴看着他离去，这算什么鬼答案？现在还不知道？！摆明了是在敷衍他嘛！

浚浚抱着一大桶炸鸡腿，有一口没一口地啃地，直到现在她的情绪都还没平静。那男人究竟是谁？听他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宴会主人，他是吗？李志常第一次看见表妹失神地吃着最爱，从他们匆匆地离开石家后，她就两眼无神，就连一大大桶炸鸡腿放到她手上，也不见她有任何高兴的情绪。

“你怎么了？炸鸡腿不好吃吗？还是你想减肥？”他受不了地问，见她毫无反应，只好大声地在她耳边再吼一遍。

“啊！你干什么啦！”她的反应是把整桶鸡腿倒在他头上。“这么大声想吓谁啊？”她拍拍胸脯瞪着他。

李志常火冒三丈地把桶子由头上拿开，就算她怎么怨恨他，也不该把那些油腻腻的鸡腿往他头上倒吧！

“我欠你很多钱吗？”他忍住胸口的怒气，轻声地问。

“没有啊！”浚浚可以看出他很生气，却不知道他在生什么气，但直觉告诉她，要小心地回答，否则她会死得很难看。

“那我还欠你鸡腿吗？”他又问。

“也没有啊！你全都还清了。”她老实地回答。

“那是我小时候揍过你，你还没报仇啰？”他极力忍住想大吼出声的冲动，“冷静”地询问。

“没……没有啊！”小时候向来都是她欺负他，凶巴巴的她怎么可能被他欺负？和他相处了那么久，浚浚知道他现在正是一脸想扁人的表情，希望他想扁的对象不是她才好。

“那你为何把该死的鸡腿倒在我头上？”火山终于爆发，温文儒雅的李公子志常先生大吼出声。

“我哪有？”她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么可能会抛弃心爱的鸡腿，把它们当成垃圾往他头上倒。

“还说没有！那你说，我身上还有地上那一堆是什么鬼东西？”他气得指着身上与地上的“凶器”给她看。

“怎么可能？”她不信，抬头一看，果然就看到李志常身上挂了几只鸡

腿，而地上也躺着几只，真是太糟糕了！他的衣服与地毯都沾满了油渍。

“表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你相信我！你看我的眼睛，是那么的无辜，原谅我吧！”“算了！真不知你在想些什么，想得这么出神，我不怪你就是了。”每当她做错事就是那么的谄媚，表哥长、表哥短地叫，平常的她可是凶巴巴的。不过说什么他也不会为难这个小表妹，只好自认倒霉。

“不！表哥，我一定要赎罪，我负责帮你把衬衫洗干净好了。”她急着想道歉，虽然表哥说要原谅她，可是她看得出他原谅得十分勉强与无奈。

“不！现在只求你乖乖地回房睡觉，这里我会收拾。”笨蛋才会答应让她善后。她什么都行，就是不会做家务，如果他真把衬衫脱下来给她洗，极有可能今晚就是最后一次穿它，而客厅要是让她来清理，恐怕事后还得请清洁公司来善后。

“志常、浚浚，你们怎么了？在楼上就听见你们争吵的声音。志常，你说！是不是你又欺负浚浚了？”江雅音优雅地由楼上走下来。

“一定是的。志常，你也三十好几了，别只顾着欺负浚浚，赶紧找个老婆吧！”李文彦伴随着妻子下楼。

李志常被说得有口难言。这是什么世界，被害人的他在父母眼中居然成了加害人，有谁能为他主持公道？“不是的！舅舅、舅妈，不关表哥的事，全是我的错。”浚浚一脸忏悔的低下头替他解释。

李志常没说话，不过他两手摊，把身上的证据给父母看，还不忘指着地上那些鸡腿，这一切说明了他是无辜的。

“算了！等会儿让志常把客厅清理干净就没事了，你别太自责。”李文彦的反应是安慰一脸沮丧的浚浚。

“是啊！浚浚，你就别想那么多了。”江雅音也温柔地安慰她。

李志常翻翻白眼，他就知道！爸妈疼柔柔与浚浚比他这个正牌的儿子还要多，从小就是有福她们享，有难他一人当，他能说什么！

“对了，柔柔订婚的事你知道吗？”李颜彦想起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在德国就接到了消息，所才会回来看看是否属实，没想到她真的订婚了。”柔柔会订婚是最教她意外的事，她还以为柔柔的志向在于当修女哩！没想到她回台湾没多久就决定订婚了。

“浚浚，你那么多年没回家，你妈想你可想得紧了，而且柔柔订婚已有一段日子，应该也快结婚了，你还是回家去好好地和她聚聚，免得她将来嫁了人，你就不能天天上门去找人啰！”江雅音提醒她。

“是啊！如果你天天上门，我上看官牧白一定会气得拿扫帚把你扫出门。”李志常也加入说服她回家。并不是他讨厌她，而是他发觉要浚浚来充当他的女友，是他今生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可是我回家去，谁来充当你的女友？难不成你又想让大家说你是同性恋吗？”虽然她很想回家，可是一想到她早已答应表哥充当他的女友，也只好先放下想家的心，谁教她是个一言九鼎的人呢？“不用了！你今天露面就已经帮我辟谣了，我想你还是快点回家去吧！”他发现被指为同性恋也好过请浚浚充当女友，他可不想下回又有一大桶鸡腿往他头上倒了。

“好吧！你不会怪我不能帮你吧？”她一脸无辜地问李志常。

“不会！当然不会啦！我们是好兄妹，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怪你呢？”他快豪爽地拍拍她的肩膀。他当然不可能为了她不充当他的女友而怪她，可是他会为了下一桶鸡腿而怪她。

“那真是太好了！表哥，你下次再有困难尽管找我，我一定会两肋插刀、万死不辞。”她也高兴地用力拍拍他的肩膀。

“哈哈！下次再说吧！”笨蛋才会再找她帮忙，就算下次有事他也一定先找柔柔。

浚浚与柔柔并躺在床上，她望着天花板说：“你帮自己找到了一个好老公。”“你也觉得他很好？”柔柔轻声地问。浚浚不在家期间，她虽然可以透过计算机得知她的下落，但更高兴能亲眼见到她。

“他是很好啊！难道你觉得他不好？”原本呆望天花板的浚浚转头看着美丽脱俗的柔柔。今早回到家中，她还怕柔柔不肯嫁给上官牧白，幸好她懂得把握这段好姻缘，如果她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看来真的得一辈子待在修道院了。

“嗯……”柔柔偏头想，他真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当他被她揍时，向来是打不还手；在她恶言相向时，他是骂不还口；最后甚至还为了她被误以为得了什么传染病，这样的人似乎很难再找得到了。

“他对我很好。”这是她的结论。

“看得出来。今早我见他对你的样子，像是捧在手心的宝，小心翼翼的深怕打碎，我想你是成功地迷住他了。”起先她以为像上官牧白那样的男人，应该不苟言笑才是，没想到他会朗声大笑，甚至还逗着柔柔，不过她是衷心的认为柔弱的柔柔的确需要像上官牧白这样的男人来照顾她。

“有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这点柔柔是真的看不出来，她知道牧白深爱着她，可是她感觉不出她是他手中的宝。记得在他们交往期间，他向来是她打骂的对象，她只把他当成有被虐待狂，难不成那就是他把她当宝的方式？

“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你们很相配，老实说，他长得满帅的。”上官牧白是第二个能让她注意到长相的男人，基于她记得他的长相，所以浚浚很大方地告诉柔柔她的感觉。“我听说他曾经有过很多女友，你老实说，是用什么方把他由众多美女手中抢过来的？”当她得知上官牧白曾是个花花公子时，着实为柔柔担心好久，后来见到他，才知道那全是自己白操心。

“我哪有！”柔柔轻声抗议，可惜表情很不小心地泄漏出她的心虚。“你真的觉得他帅？”赶紧转移话题。

“是啊！我说的准没错，我觉得帅的人一定真的很帅，怎么？你觉得他不够帅？”浚浚没注意到她的心虚，也忘了刚才的问题，开心地对她说。

“他啊！”柔柔不知所措的用手指划着被单，“怎么说呢……”“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承认姊夫很帅啰！我相信你们当初谈恋爱一定很浪漫。”浚浚把她的不知所措当成害羞，幻想着美丽的柔柔和高大英俊的上官牧白谈恋爱的情形。

柔柔干笑几声，不敢回答。天！要是浚浚知道她和牧白谈恋爱向来都是火爆场面，一定会瞪大眼不敢相信，为了她美丽的妹妹着想，柔柔决定不把事实道出，就留给浚浚一点想象空间吧！

她看着浚浚美丽的容颜，说实在话，浚浚真的很美，只可惜她向来大而化之，为人洒脱，把每个追求她的人都当作好友，也难怪她到现在都还没有男朋友。

“浚浚，你有没有喜欢的人？”柔柔出口询问，心想，答案应该是否。

“我……当……当然是没有啦！你也真是的，是不是自己快当新娘了，

巴不得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被柔柔问得心跳漏一拍，浚浚急忙反问。怎么刚才被柔柔这么一问，竟想起那个人呢？那个人……不知他怎样了？应该还是过得很好吧！她又何必自作多情地希望他能找寻她的下落？柔柔没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浚浚的表情；这就是浚浚，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想骗也骗不了人，看来浚浚是有了喜欢的对象。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浚浚发了好一会儿呆，才发觉柔柔直盯着她瞧，迎上柔柔那双清澄的大眼，她马上心虚的红了脸。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愈来愈漂亮了。”她不打算告诉浚浚她知道她的心思，随意打混几句。

“你才是真的漂亮！我这个丑小鸭怎么能跟你比？”浚浚并不是说客套话，在她眼里，真正漂亮的人是柔柔，她才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对象。

“你才不是丑小鸭，你是只不受拘束的鹰。”不知何时，这只鹰才愿不再漂泊。

“鹰？！拜托，那是用来形容男人的，你怎么用来形容我？”浚浚听了她的比喻，轻笑出声。

“我真的这么觉得，不知何时你才能找到另一只遨游天际的孤鹰。”她是真的这么认为，而且直觉告诉她，那只孤鹰已经出现。

“少来了！不要到时候冒出一只孤独鸡就好了。”只有笨蛋才会把单纯的柔柔所说的话当真！柔柔就是满脑子不切实际，属于很好欺负的那种人，所以从小她就以保护柔柔为己任，因为美丽的洋娃娃是不适合现实生活的。

“好了！别谈这个，你快告诉我你在欧洲各国的趣事。”既然浚浚不肯承认，她当然不会强迫妹妹，所以就转移了话题。

“那个啊……”话题一开，浚浚便滔滔不绝地把所有生活上的趣事告诉柔柔。

两人就这样一效无眠、高兴地分享生活趣事。

他找不到她！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悟轩颓丧地把头埋在双手间。怎么会这样？难道真要他上门去找李志常要人？不！她只不过是生命中的过客，不该为了她而做那么多蠢事，如果他们无缘再见面，那么他会选择把她永远遗忘。

他叹口气，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没有她的照片，没有她的资料，没有她的姓名！

她像个流浪四方的吉普赛女郎，没有任何人能使她停留下来，早在看见她的第一眼，他就深切地明白这一点。

他苦笑出声，原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没想到还是有他掌握不住的事。

他在心里考虑着是否要向李志常打探她的消息。他与李志常一向没交情，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没成为敌人就不错了，说什么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如果他向李志常打探她的消息，极有可能为与他成为敌人，但她值得他这么做吗？她与李志常到底是什么关系？悟轩恼怒地甩头，警告自己不该为了个女人而浪费这么多时间。他转身大步迈向办公桌，开始翻阅文件。

悟轩的举动不啻是说明了——他选择遗忘！

“悟轩，今晚和我一起去参加上官家举办的晚宴。”石敏华难得要悟轩与他一同出席宴会，但今天的宴会与往常不同，是上官牧白娶颜柔柔的婚宴。说什么他都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亲眼去看看痛失的孙媳妇。

“你去就好了，我不太想去。”悟轩不断地批示公文，看也不看他爷爷一眼。

“什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颜柔柔结婚的日子，你怎能不去看看？”石敏华不满地叫出声。

“颜柔柔是谁？我怎么没听过？”他头也不抬，两眼还是盯着公文看。

“你居然敢问我她是谁！她就是那个差点成了我孙媳妇的人。”一讲到“媳妇”，还是让石敏华有点心痛。

“爷爷，我压根没跟她讲过话，连她长什么德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差点成了石家媳妇，我怎么都不晓得？”他终于不耐烦地把头由成堆的公文中抬了起来。

“反正你今晚一定要跟我去看看，我要你知道自己痛失了怎样的机会，说不定你今晚去了，终于可以替我们石家找到媳妇。”原来除了要悟轩看看颜柔柔，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他找个老婆好交差。

“我对这种场合没有兴趣，你自个儿去吧！”又不是吃饱了撑着，他还有许多公文与企画案等着批阅，只有时间太多的人才会做这种无谓的浪费。

“今晚这场宴会将会是最盛大的，我听说外头封你为最有价值的单身汉之一，今晚其中一名结婚了，其它的也都会到场，你不去，岂不是让人说闲话吗？”他实在看不出这个孙子有什么资格当上最有价值的单身汉，除了很有钱，他可是什么都没有。

“你说每个人都会去？那李志常也会去啰？”石敏华的话终于引起他的兴趣，他把手中的钢笔丢下问道。

“今天是他的表妹嫁人，你说他去不去？”他都已经说每个人都会去了，悟轩怎么还问一大堆废话？他开始怀疑孙子的脑袋是否装了一大堆浆糊。

“他表妹？！好，我去！”一得知李志常要去，他马上一口答应。

“噢！又愿意去了？你在想什么？”石敏华听他答应要去，又拉拉杂杂地说了一大堆，忘了刚才自己一直要他去的动机，只是问他为何会改变主意。

悟轩根本不理会他，心想，他得快点把这堆文件看完才行。但不知为何，他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显然非常的期待今晚！

上官家来了许多宾客，每个人都努力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像这种盛大的宴会，也是择婿最好的机会。

“哇！真是可怕。”浚浚喃喃自语。

“对啊！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只差没吐出来。”李志常眼中充满恐惧地看着那些拥有血盆大口的女人。

“表哥，你不会怪我吧！”浚浚知道有许多人对她露出感兴趣的眼光，可惜在她眼中他们都赢不了她的最爱——鸡腿。

“怪你什么？哦！没关系！反正大家迟早都会知道你是我的表妹，而不

是女友，我认了，只求那群女人不要蜂拥而上就好了。”刚才颜三郎已把浚浚介绍给众人认识，大家一得知她的身分，全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李志常还看到许多女人听了这则消息后笑逐颜开，他几乎可以预期自己未来的日子。

悟轩一踏入上官家就看到她了，在她失踪近一个月后，他有预感今晚一定可以见到她，只是……她还是站在李志常身边。

“三郎，恭喜你啊！”石敏华一见到颜三郎，马上向他道贺。

“谢谢！您今晚大驾光临才让我感到荣幸呢！”颜三郎笑逐颜开，今晚他可说是最得意的人。柔柔就不用说了，她的美是大家公认的，如今又觅得好归宿，而从未出现在人前的浚浚，今晚也得到大家的喜欢，教他这个做父亲的怎能不得意？“颜叔，您好！我是悟轩。”他礼貌的向颜三郎问。

“不！不愧是石家的人，长得一表人才，石老爷，相信您已后继有人。对了！我把另一个女儿介绍给你们认识。”颜三郎见到石悟轩之后，突然有股冲动，想把浚浚介绍给他认识。

“我……”悟轩原想拒绝，但颜三郎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只听见他唤着女儿的名字，那个谜样的女子就回头了。悟轩的心漏跳一拍，难道她是颜三郎的女儿？浚浚当场愣住，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会在今天这种场合见到。其实她应该想得到才是，每个商场知名人士今晚都会来参加宴会，他怎么可能不来？“浚浚，来，这是石爷爷，另外这位是他的孙子石悟轩。”颜三郎根本就没去注意浚浚的表情，只是一味地帮他们介绍。

“你好！”悟轩眼中充满笑意地看着浚浚，她还是那么的美。

“石爷爷好！石大哥好！”浚浚整个脸都羞红起来，原来他们是父亲的朋友，怎么会这么巧？“好好！”石敏华可没忽略他们之间的波涛汹涌，原先他是属意颜柔柔当石家媳妇的，但她现在已名花有主，或许颜浚浚也不错。

“新郎、新娘来了！”有人大喊。

大伙的眼光全移到那对璧人身上，适时化解了浚浚的尴尬，她悄悄地吐吐舌头。

这可爱的小动作没被悟轩忽略。原来她不是李志常的女友，害他前阵子莫名其妙地发了好一顿脾气；既然如此，他更加不可能放她走。

石敏华看着上官牧白与颜柔柔，心想，还好颜三郎没把颜柔柔介绍给悟轩，照他看，颜柔柔的个性不是悟轩欣赏的类型，他们在一起不会有幸福可言。在他的眼里，颜柔柔是个完美无瑕的洋娃娃，但稍嫌没主见，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当石家人，反倒是颜浚浚还来得有个性些。颜浚浚的客貌一点都不输给她姊姊，她们可说各有千秋，经过这一番比较，他立刻推翻之前的想法，中意颜浚浚成为石家一员，最重要的是悟轩喜欢颜浚浚。

浚浚有股想逃离的冲动，她借着看柔柔与姊夫的动作来掩饰脸上的红晕，殊不知自己已被石家人相中，是他们势在必得的目标。

“哈啰！恭喜美丽的新娘子！”何敏轩笑嘻嘻地张开手臂，准备给柔柔一个热情的拥抱。

“恭喜我就行了。”牧白毫不客气地张开手臂抱任何敏轩，他才不会笨到让何敏轩吃柔柔的豆腐。

“喂！你怎么这么小气，好歹我们同学这么久，老婆借我抱一下都不行吗？柔柔，你说，你老公是否太霸道了？”他噘着嘴想博取柔柔的同情。

“会吗？我以为牧白会霸道完全是针对个人，如果来个脸皮厚得赶都赶不走的人，他当然是很霸道啦！”她调侃着何敏轩。

“柔柔，你伤了我脆弱的一颗心，没想到你会这么没良心，想当初我为了你还曾和牧白大打一架，结果今天你居然狠心地拒绝我祝福的一吻，唉！”他唱作俱佳地捂住胸口，一副受伤的模样。

“少来了，我有自知之明。”她才不吃他这一套。

“听到没，少来勾引我老婆！”牧白毫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既然柔柔认为我不爱她，那么亲爱的小柔柔，请你马上牧白离婚，我保证立刻娶你。”他一脸“忠诚”地说。

“我可不想马上就当你的弃妇。”“何敏轩，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牧白咬着牙一字一字地说，虽知好友是在开玩笑，但他就是忍不住会吃醋。

“好啦！好啦！我没那个胆跟你抢老婆，你放心好了！而且就算我胆子很大，也不想有她这么一个老婆。”他一脸小生怕怕地看着柔柔。

牧白听了他的话，忍俊不住地笑出声来。

“你！”柔柔气得跺个脚，然后开始四处张望，哈！终于让她找着了。她朝远方某处使了个可怜兮兮的眼神，然后掉过头，眼中含泪地看向另一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李志常马上报到，动作快得连警察都要自叹不如。

“我姊找我有事，对不起，失陪了。”浚浚在远处都可以感受到她满腹委屈，她一向把柔柔当成自己的责任，于是快速地走过去，看是谁欺负了她的宝贝姊姊；一方面也想让头脑清醒清醒，她还不知如何面对石悟轩。

悟轩根本来不及阻拦，只好看着她走向新郎、新娘。

“怎么了？玻璃娃娃。”玻璃娃娃是李志常对柔柔的昵称，在他心里，柔柔就像个美丽的玻璃娃娃。

“柔柔，你怎么了？”浚浚也来到她身边低问。她老觉得自己才是姊姊，而柔柔是妹妹，所以很少叫她姊姊，都直呼她的名字。

“我……”她一脸委屈地含着泪，然后低下头不看他们。

“告诉我是谁欺负你，表哥一定帮你出气！”李志常一见她委屈的模样，就气得乱了方寸，一心只想揪出欺负她的人来教训一顿。

“是啊！我也替你作主。”浚浚亦拍胸脯保证。

又开始了！牧白无奈地翻翻白眼，搂住她的纤腰向众人保证道：“柔柔没事！”“真的吗？”李志常一脸狐疑地看着牧白，虽然他已是柔柔的丈夫，可是李志常还是不太相信他的话。

“不会吧？”浚浚也一脸不信地看着牧白，好象他就是罪魁祸首似的。

柔柔无言地看了站在一旁、胆战心惊的何敏轩一眼，然后“难过”地别过脸去；只见李志常和浚浚马上转移目标，瞪着何敏轩。

要不是因为牧白今天是新郎，她才不会让他好过关咧！别以为父母知道了她的真面目她就会没靠山，敢在这个她拥有众多靠山的日子欺负她，真是好大的胆子。

“柔柔，你别陷害我啊！快告诉他们我没欺负你，你们今天的婚礼，我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参加，你居然这么陷害我，真是不仁不义！”何敏轩原以为柔柔今天当新娘，不会与他计较，结果证明他错了，她是不计较，但她利用别人来跟他计较，可恶！早知道他就不来了，先前进来时要力排“阻碍”女人，现在又被双面夹攻，真是苦煞他也。

“你敢说玻璃娃娃陷害你？”李志常一脸想扁人的表情。

“就是说嘛！善良的柔柔怎么可能会陷害人？依我看，你陷害她还比较有可能。”浚浚死命地瞪着他。

“是真的啊！不信你们问牧白。”难得衣冠楚楚，他可不想在今天这种场合与人大打出手，虽说不一定会打输，但他还是比较习惯穿著医师袍打架；如果给他一件医师袍，或许可以考虑。

火冒三丈的两人看向牧白，只见他耸耸肩，表示不知道，他们继续围攻可怜的何敏轩。

“我又没说什么！柔柔小亲亲，求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吧！”搞了半天，他根本已经忘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李志常和浚浚又看向一脸“伤心欲绝”的柔柔。

“他说我不是个好妻子。”忽地，由她眼中滚出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李志常见了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准备抡起拳头痛揍何敏轩一顿，而浚浚的眼神也说明了，她不会放过何敏轩。

“好了！我们得去招待客人啦。”柔柔满意地挽着牧白的手臂。

“我得说敏轩非常倒霉地惹到你。”牧白摇头笑笑。

“哼！刚才他取笑我，你非但不帮我，还笑成那样，要不是看在你今天是新郎官的份上，我一定打死你！”她嘟着嘴抱怨。

“哦！要像上回在办公室那样打我吗？那我得提醒你，别忘了要趁四下无人时打，否则可能又会被误会。”他露出邪气的笑容。

“你还说！那次全是被你害的，如果我不打你，老早就回法国了，哪还用得着在今天当你的老婆。”想到那次，她不禁红了脸，那可是她这生中最丢脸的一次。

“这样才好啊！我们得常常‘打架’，这么一来别人才会知道我们有多恩爱。”他故意在她耳边轻声地说。

“色狼！”她白了他一眼。

“不色怎么生小宝宝？爸妈一直追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宝宝？”他说得理直气壮。

“慢慢等吧！”这敏感话题使她整个脸胀红，煞是好看。

“可是我等不及了。”他无赖的用无辜的眼神盯着她瞧。

柔柔忍不住推了他一把，谁知他就这么顺势地把她搂在怀中，结结实实地给了她一记大热吻。

四周的人见了他们的表演，口哨与掌声四起，原本打算教训何敏轩的李志常和浚浚也看呆了；而何敏轩则是习惯成自然，这种场面他见多了，也免疫了，聪明的趁这个时候快快“落跑”。

他悄悄地逃离李志常与浚浚身边，就在他以为成功时，却被一群女人给团团围住，何敏轩忍不住在心里哀鸣，他就知道！他就知道今天诸事不宜！

柔柔冷眼看着石悟轩，他的眼神很冷酷，十分符合她曾对浚浚说过的“孤鹰”的形象。她可以看出他在赞叹她的美貌，但他的眼神只闪了一下就又恢复平静，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柔柔好奇地看着他。

牧白对石悟轩并没有敌意，虽然他们很少碰面，不过依石悟轩看柔柔的眼神，他知道石悟轩对柔柔没兴趣，因而放心地接纳他。

她和颜柔柔完全不同，她的美可以让人无法忘怀，但在悟轩的脑海中，颜柔柔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印象，倘若爷爷先把颜柔柔介绍给他认识，他相信

自己依旧不会选择她，因为他无法想象每天去面对一个玻璃娃娃，在日常生活中得时时刻刻小心提防，以免伤害到她，这样的爱恋不是他所想要的，那太累了！

“牧白，恭喜你娶得美娇美。”牧白的高中同学余诤威，也走过来向他道贺。

当余诤威得知颜浚浚已出现，在看过她之后，暗自嘲笑何敏轩当初拒绝了颜柔柔的好意。幸好！幸好他曾要颜柔柔把妹妹介绍给他，否则今天会后悔死的。

“谢谢！”牧白惊讶地看着胖胖的余诤威，奇怪！依他的个性，这时候应该是泡在食物吧，怎么可能会放弃食物走过来呢？真教人匪夷所思。

被女人包围的何敏轩好不容易突破重围，下定决心先找柔柔算帐，所以他也走了过来。

“我说诤威，你怎么会放弃美食跑来这儿？”何敏轩嘲讽地问。

“不关你的事。美丽又高贵的柔柔大嫂，希望你没忘记我们的约定。”余诤威一脸谄媚地说。

“什么约定？”奇怪，她几时和余诤威有过约定，她怎么没印象？“就是把你妹妹介绍给他的约定。”何敏轩极为好心地提醒他。

站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悟轩听了，眼神冷冽地朝余诤威扫了一记，随即恢复正常的神色。

“哦，那个啊！你放心好了，我说到绝对做到，你不用急啦。”柔柔没忽略石悟轩那一眼。哈！太好玩了，不知眼前这位大帅哥和浚浚有什么关系，他该不会就是那个让浚浚失神的人吧？！

“你瞧，浚浚这不就走过来了。”说人人到，浚浚像是心有灵犀似地朝柔柔走了过来。

悟轩回头一看，果然见她优雅地走了过来，身边当然少不了跟屁虫李志常。

原先浚浚和李志常还在找何敏轩的下落，一见到他就站在柔柔身边，基于手足之情，他们有必要防范他再欺负柔柔，所以两人打算给何敏轩来个教训。

而浚浚刚才只盯着何敏轩看，根本没发觉石悟轩也在场，当他回头的那一刹那，她着实愣住了，当下停住脚步，不再前进。

“你怎么了？别忘了我们还要去教训何敏轩。”李志常一心只想替柔柔报仇，压根就没注意到浚浚的异状。“你该不会吃坏肚子想跑厕所吧？”他总算发现浚浚有点怪异，却傻傻的把它归咎于吃坏肚子。

“我又不是你，没事啦！走吧。”浚浚快被他给气死了，难怪他会没有女朋友，照他这种个性，会有女友才是天下一大奇闻。刚才会停下来是因为她进退两难，心里很想见到他，却又怕看到他，真是矛盾！不过经李志常这么一激，使她下定决心继续往前迈进。

静立一旁的牧白只是眉开眼笑地观看眼前的情势，看来就有好玩的事情要发生了，基于个性使然，他决定隔海观战。

“浚浚，这位是余诤威，牧白的高中同学，他说想跟你交个朋友。”柔柔很快地帮他们做介绍，她只想当个介绍人，却不想加入战局，赶紧加入“牧白国”当个中立者。

“别让我再次当炮灰，我暂时加入你们。”何敏轩不是傻子，赶紧声明也

加入“牧白国”。

“你好，我是颜浚浚，很高兴认识你。”既然是柔柔亲自介绍的，浚浚当然不可能不给她面子，所以便很大方的和余诠威打招呼。

“你好，我是余诠威，打从知道柔柔还有个妹妹，我就要求她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认识，很高兴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他在心里乐翻天，直笑何敏轩不懂得把握，才会让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溜掉。

悟轩铁青着脸，直瞪着余诠威胖胖的手，恨不得马上把他握住浚浚的手给砍了。第一次！这是他第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的脸上写满了妒意。

眼前的情势简直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就连少了根筋的李志常都感受到气氛的不同，原本他是站在悟轩身旁的，但基于安全理由，他马上投入“牧白国”的怀抱；至少他认为那儿是阵容最坚强、最安全的地方，如果真要打起来，他们三个大男人一点都不吃亏。

“你们猜，他们会不会打起来？”何敏轩小声地问。

“我看不会。不过如果余诠威吻了浚浚，就会马上打起来。”可怜的余诠威，真是不知死活，柔柔摇头看着余诠威的胖手，他居然还敢紧握住浚浚的纤纤玉手，他难道一点都不自觉有人恨不得马上杀了他吗？“你上回还说要浚浚介绍给我，幸好我有先见之明拒绝了，否则平日除了要应付牧白，还得和石悟轩对打，教我不早死也难！”何敏轩拍拍胸膛，仿佛逃过一劫。他可不想那么早死，都还没娶老婆赚回红包本，岂能轻易“找死”？“你说浚浚会不会把那个胖小子当成了炸鸡腿？”李志常研究老半天，终于想出最有力的理由，能让那个胖小子握住浚浚的手那么久。

李志常话一说完，其它三个人都觉得他说了一个很烂的笑话，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不只是石悟轩，就连浚浚都一脸想揍人的表情，看来她对余诠威的印象是糟透了，就只有少了根筋的李志常会认为浚浚正在自得其乐。

浚浚一直试着把手抽回，无奈余诠威握得死紧，教她甩也甩不开，只好苦着脸对他露出假笑。

余诠威却认为自己实在走运，浚浚一定很喜欢被他握住的感觉，看她一脸笑意就可以知道她深深陶醉其中，他的长相果然一点也不输给所谓的“四大黄金单身”，或许已与他们并驾齐驱了呢。

就在余诠威自我陶醉时，他的手忽地被无礼地扯开了。

“哟！有人发飙了。”柔柔轻呼出声。

四个人屏气凝神，准备旁观接下来会发生什“浚浚不喜欢你握么事。

她的手。”悟轩冷着声音，一字一字地说，他的眼神充满了杀意，教人看了一眼之后不敢再看第二眼。

“浚浚，宴会结束之后，我们去欣赏夜景好吗？”多管闲事！余诠威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着，不握她的手没关系，那就搭她的肩吧！

“她不去！”悟轩直接替浚浚拒绝他，一拳就往余诠威那张圆滚滚的脸揍去。

这一拳的力道不小，只见余诠威胖胖的身躯往柔柔那个方向飞去。

牧白一见余诠威飞出的方向，连忙拥住来不及反应的柔柔，眼明手快地往旁边闪；而向来少根筋的李志常来不及反应，只好伸出一条腿，对准余

余诠威的身子踢去，好让他改变方位；结果下一个遭殃的人便是何敏轩，他连忙蹲低身子，好让余诠威由空中飞过。

本来何敏轩也想抬腿了事，但基于同学情份，才不好意思把他当成皮球踢。尽管他长得很像皮球，所以只好委屈点、浪费点力气，让余诠威凌空而过。

可怜的余诠威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好不容易终于要降落了，可惜他壮硕的身躯很不小心地飞往酒吧去，又很不小心地撞翻了桌子，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响，所有的酒都倒在他身上。

原本正在开心跳舞的绅士淑女们被吵闹声给打断，大伙都好奇地看着倒在地上，满身是酒液的余诠威。

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算了，悟轩寒着一张脸，拉着浚浚就往屋外走。

“你……你要做什么？放开我！”浚浚长这么大，从没遇到过这等阵仗，一时没了主意，才会让他拉着走。待她回过神来，急忙想挣脱被他箝制住的双手。

两人在短短的距离中拉拉扯扯，其实也只有浚浚一直挣扎着，她的挣扎妨碍了悟轩的步伐，所以他很干脆地停下来，一时之间也愣住了。不给她任何反应的机会，悟轩揽住她的纤腰一把就往肩上扛，潇洒地离去。

在场的人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先他们是对“四大黄金单身汉”站在一块儿的场面感到好奇，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齐聚一堂，是很难得的画面，淑女们更是用爱慕的眼神看着他们，可是过没多久，突见一个人的身体飞出，也不知是谁出的手，不过照刚才石悟轩的脸色看来，出手的人应该是他。

没想到向来冷漠的石悟轩也有失控的一天，今晚可是让人开了眼界，虽然没有记者莅临，但他们全都相信明天的报纸一定会有这么一则消息。

“简直是帅毙了。”柔柔感叹地直摇头，眼中净是崇拜的神色。

“他这样叫帅？！”牧白觉得快呕死了，结婚之夜他老婆居然对一个认识不到一小时的人露出崇拜的眼神，教他这张脸以后往哪摆？“你生气了？真是好笑，干嘛吃自己的醋？”她存心逗牧白，一只手不安分地指着他快嘟起的嘴巴；原来他是这么的好玩，也会气得嘟嘴啊！

牧白根本就沒仔细听她说些什么，只是没好气地别过脸去，如果他听清楚，老早就笑逐颜开，哪里需要喝自己的干醋？“我说老公啊！你刚才保护我的样子真是帅毙了，你是我的偶像，是我的英雄！”她并不在意牧白给她脸色看，反而笑笑地搂着他说。

何敏轩轻咳一声，别过脸去，又来了！每天都要上演恩爱镜头，他们不觉得累，他可看得眼睛都快抽筋了。

“我还是去看看余诠威伤得怎样了。”何敏轩喃喃自语着，走向被众人围住的余诠威。

虽说刚才他有责任提醒余诠威别太过火，但他的个性就是爱看戏，所以才很“勉强”的当了一次坏人，现在是他当“好人”的时候，谁教他是个医生呢。

李志常看了正在亲热的新婚夫妇一眼后，决定趁这混乱的最佳时机来“落跑”，他可不想被一群女人包围，当然是赶紧脚底抹油溜了。

原本这场婚宴应该是最完美的，却被石悟轩给破坏了，所幸当事人一点都不在意，反而乐得不得了；难得出席这么特别的婚宴，看来所有人都不

会忘记今晚的精采画面。

颜三郎的妻子李梦蝶对眼前发生的情况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她早该料到有柔柔的地方就不得安宁，会发生事情是迟早的，只是她没料到也把浚浚牵扯其中，看来浚浚也只好自认“认姊不清”了。

“你要带我去哪？让我下车。”浚浚有丝慌乱地叫嚷着。他这种举动是否就叫作绑架？不过她现在没心情担心那个，他的车速快得吓人，一个不小心，他们极有可能成为车下亡魂。

悟轩闷不吭声，他在嫉妒！他不许任何人碰浚浚，就连看她也不成，也不许她对任何男人微笑，只要一见她对其他男人微笑，他就会心痛的感觉。既然见不得别人对她好，也不愿她对别人好，又不想再有心痛的感觉，所以他决定把她带走，不让她再接近任何男人，她的眼中只能有他，其它人都滚一边去！

“我……我又不认识你，快停车！”浚浚看着他冷冽的眼神，浑身充满寒意。

“石悟轩！”他冷冷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没想到她的记性这么差，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她牢记他的名字，一刻也不能忘。

“什么？！”她一时愣住了，她当然知道他叫石悟轩，他干嘛要重新告诉她他的名字？哦！她知道了，她一定是为了那句不认识才又说一遍。不过他也太奇怪了，就算知道他的名字，又代表什么？她依旧不认识他，他对她而言还是个陌生人啊！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妨碍了人身自由，我可以告你的，让我下车。”她试着跟他讲理。

“你尽管去告我，我不在乎，要不要我现在就载你去警察局？”他的口气好象在说一件与他不相干的事般不在乎。

“你……你……”她真的是遇到无赖了，由他的表情可以得知，他根本就不怕她上警察局告他，浚浚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紧握拳头，以免控制不住自己而往他那张俊脸挥去。

“要不要下车？”他把车停在警察局门口，转头看她。

“什么？要！”浚浚以为他肯让她走，连忙开了车门冲出去，结果一下车，却发现自己站在警察局门口。

他疯了！彻彻底底的疯了！居然真的载她到警察局来。

悟轩也开了车门下车，他把双手插进口袋，盯着她看。

浚浚被他看得不知所措，要进去也不是，不进去似乎又会被看扁了，她犹豫不决地看着他。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为什么把我从宴会中绑架出来？如果你是想拯救我免于余詮威的狼吻，我在此谢谢你。”她好不容易找回声音，打破彼此的沉默。

“不许你提他的名字！”余詮威只不过是握过她的手，她就马上记住他的名字，这让悟轩火冒三丈。

“什么？！哦！你是说余詮威，我为什么不能提他的名字？嘴长在我脸上，我爱提谁是我的事，与你无关！”怪了，他有什么资格管她颜浚浚的事？瞧他说得好象她是他的私人物品，她才不吃这一套！

“是吗？”他寒着脸，缓缓地走向浚浚；她心里一惊，不自觉向后退了

几步。就在她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强吻了她。

浚浚先是一愣，随即想起她怎能平白无故地被一个陌生人强吻？于是使劲想推开他，可是悟轩搂得紧紧的，无论就怎么推就是推不开，一气之下，她用力地咬了他的唇。

他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马上放开她，而是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放开她；浚浚被这强烈的一吻震撼住，呆呆地看着他用手把嘴边的血丝擦掉。

“你是我的，你跑不掉了！”他向她宣称，在浚浚还呆愣着时，用力把她拉上车，扬长而去。

4

她被关起来了！

浚浚气炸了！他竟然罔顾人权，不经她同意就把她带到这栋位于郊区的别墅关了起来。

她属于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他居然敢厚着脸皮指称她属于他，开玩笑！她又不是小狗、小猫，只因他一句她是他的，她就得被关在这儿，这算什么！

浚浚气得直踹门要他开门，可是悟轩理都不理，最后她气得受不了，只有努力地破坏房内设备；她的怒气一发泄，原本美丽的房间顿时变得残破不堪。

不错！这就是她的个性——火爆。

“石悟轩，你神经病！快把我放出去！”破坏完之后她开始喊话，“如果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就要让你的管家知道你有多恶劣。”当她喊完，原以为悟轩会回她一、两句，没想到他居然连大气都不吭一声！他的表现只有更加深她的怒气。

“当心明天会有一大批警察来抓你！我父母绝不会放过你的，你会被判死刑！在被判刑之前，你会先上报纸头条！你会使你爷爷蒙羞，事业将一落千丈！然后会有一群小人借机谋夺你的家产，你将会一无所有！”她已替悟轩设想好他将会遇到的情形，可惜他依旧不为所动，让她像个白痴似的叫个不停。

最后她喉咙哑了，力气也没了，只有坐在地上直喘气，试着让自己平稳下来。

该死！她从来不以为自己会遇到这种事，只有柔柔才会；有脑袋瓜子的人都会去绑架美丽的柔柔，只有脑筋“啪带”的人，才会笨得来绑架粗鲁的她。

柔柔才适合当被魔王囚禁的美丽公主，而她根本不适合，因为她是不可能安安分分地被关起来的，她只会使关她的人更加痛苦而已，她绝对不是个好犯人！

可恶！她气得用力搥了地板一下，觉得一下不足以发泄她的怒气，又加重大道搥了许多下，一边搥打还不忘咒骂石悟轩。

浚浚搥了好一阵子，因为手太痛便停了下来，开始思索石悟轩为什么要绑架她。

过了好久她才想出来 石悟轩一定是在见到柔柔之后，立刻爱上她，可惜柔柔已嫁给牧白，他在一气之下只好掳走她，以便用来威胁柔柔。

真是十足的小人！他一定是知道善良的柔柔绝不会见死不救，才会用这种最下流的方法来强迫柔柔顺从。

哼！基于姊妹之情，她不能让柔弱的柔柔受委屈，柔柔理当嫁给她所爱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且她也不能对不起姊夫。

想来想去，浚浚决定自力救济，反正从小到大她就一直在帮柔柔解决问题，她就不信这回难得了她！

原本今晚她都已经想好了要别柔柔他们的新房门口去站岗，并不是想偷听里面在做……些什么，而是她想阻止别人闹洞房，可是……可是她被卑鄙的小人给绑架了！

他害她不能守护着柔柔，这是他最大的罪恶。想到这儿，浚浚恨不得把石悟轩给千刀万剐，他害她对不起柔柔！

单纯的她完全没想到悟轩若是喜欢上柔柔，又怎么会强吻她？她一心思考着逃跑的方法。

一转头，她瞥见窗口有棵大树……

悟轩就待在浚浚隔壁的房间，好不容易，她房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原来她的个性是这么凶悍，这更加引起他的兴趣。

把她绑来这儿似乎是太冲动了，但他就是不愿见她与别的男人有所干系，只有出此下策；只要把她关着，她就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了。

他轻啜着酒，酒精刺激到嘴唇的伤口，他不禁微皱下眉头。她就像只小野猫，力气不如人使用咬的，他想着不觉摇头失笑。

不知颜三郎会有什么反应？每个人都看到是他把浚浚给带走的。

心底有个声音问他：怕吗？悟轩摇摇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只要是他想得到的，从来没有失手过，尤其这次，她是那么令他渴望，他更加不可能放手。

忽然，窗外一道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悟轩仔细地看，猛然放下酒杯。

该死！她居然在爬那棵该死的大树！她不要命了吗？他急急忙忙走向窗口 浚浚抱着大树不敢往下看，她承认自己很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方法，可是……她忘了自己有惧高症。

她该怎么办？是该爬下去，或是爬回去？这两个方法她都怕得不敢尝试，只有死命地抱住树干祈祷，祈祷出现只毒蛇把她给咬死，这样就不用再承受被吓死的恐惧。

悟轩打开窗子，就见她发抖地紧抱着树干，不禁冷汗直冒。

“浚浚，你没事吧？”他轻问，深怕吓着了她。

“啊”她惊讶逃跑被他发现，也害怕被一拳揍下树去，她没忘记悟轩曾把余途威打得飞出去。或许飞出去的感觉会比跌下树来得好多了，毕竟飞出去只要一下子就跌死了，可是跌下树去极有可能受重伤，运气好的话会痛个一、两天才死，运气不好的话就会终生残废，而她的运气向来“背”得很，所以很有可能会终生残废。

“我看你还是一拳把我打得飞出去好了，我比较能承受死亡。”她喃喃地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没事吧？”悟轩都快被她给急死了，她居然还有

空在那胡言乱语。他挫败地爬梳一下头发，再问一次，他必须确定她没事。

“我有事！”她怕得都快哭出来了。都已同意让他一拳揍飞出去了，他怎么还不动手？该不会是怕因谋杀而被判刑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可以先让他录卷录音带，她会在录音带中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是无意的。

“怎么了？”一听见她有事，他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我怕高，你赶快一拳把我揍得飞出去吧！我发誓死了之后一定会感激你的。”她轻泣出声，向来大胆的她居然也会有承认害怕的一天，而对象还是个令她痛恨的人，她的运气果真是“背”毙了！

“别说傻话！你抱好，我马上过去救你。”他不期望她会自动爬过来，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他爬过去救她。听她说了一堆死不死的话，害他担心她会松开双手自动跌下去。

他慢慢地爬向她，搂住她直发抖的娇躯。

“别怕！我来救你了，不会有事的。”他搂着她，在她耳边轻声地保证，并轻轻松开她死命抱住树干的双手。

“我……我……”双手一松开，浚浚马上不避嫌地搂住他，“我怕死了！我发誓再也不爬树了。”她死命地抱紧他，眼泪直掉。

“别怕，别怕！现在你抓住我的手，跟在我身后往回爬。”悟轩很想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地拥抱她，但他怕树枝会承受不了两人的重量，便赶紧把她推离身边，紧握住她的右手。

“我……我不敢！”要她再爬回去简直是要她的命。

“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不会有事的。”他轻声地安慰着她。

“不！我不要！”她死命地摇头。

“如果你不爬回去，这根树枝很可能会承受不了我们两人的重量而断掉。”他试着跟她解释目前的情况。

“我看，你自个儿回去好了，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就不怕树枝断了。”没理由让他陪她死，这种事一个人就够了。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如果你不希望我陪着你死，就乖乖地跟我爬回去，我保证不会让你掉下去的，相信我！”他不可能留她一个人在树上担心受怕，当他看到浚浚怕成那样时，整颗心都快碎了，他不能让她发生任何意外。

“我……我……”原本浚浚还想拒绝，可是见他一脸坚决，才勉强同意他的主意。

“好吧！我跟着你爬回去。”“你拉紧我的手，跟着我爬回去，记住！别往下看。”他紧握她的小手，不放心地交代。

“嗯！”她点头，但是，如果真的倒霉地往下跌，那她也无话可说。

悟轩小心翼翼地牵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回爬，如果他的感觉没错的话，这根树枝是快断了，但他不敢说出来让浚浚担心，只有把握时间赶紧带她爬离。

好不容易，悟轩爬回房内，伸出手要拉浚浚进来时，树枝却断了。

浚浚尖叫一声，幻想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景象，可是她没有如自己预期的往下掉，有人及时拉住了她。她抬头，只见悟轩用力地拉住她的手，以免她的身体往下坠。

“我……”她急得想要悟轩放开她，不希望拖累他。“放开我吧！我不想你跟着我死。”她突然觉得悟轩其实没有她所想的那么坏，虽然是霸道了点，但他并没有欺负她；她的初吻就算是临死前的礼物吧！

悟轩根本就不理会她的话，只是用力地把她下坠的身体往上拉，好不容易终于把她给拉了上来，在浚浚还不知该如何反应时，他已一把搂住她。

“幸好你没事，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悟轩感动地抱紧她，不敢想象自己没及时拉住她会有怎样的结果，现在安全地在他怀里，这就够了。

浚浚不知要说些什么，但她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真的很在乎、很关心她。

悟轩轻柔地帮浚浚上药。刚才她不小心把手肘给磨破了皮，教他看得好心疼，恨不得代她受罪。

“我……我原本不是那么怕高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形象全没了，有谁想得到向来独立又坚强的颜浚浚居然怕高。

“乖，别哭！下回别再爬高就没事了。”他轻柔地拍拍她的肩膀，安慰着泪流满面的浚浚。

“小时候我和志常、柔柔时常玩在一块儿，有一天我们在效外玩耍，有几个小霸王看柔柔长得像洋娃娃一样，就要她爬上山壁去摘一朵花下来，如果她不肯，就要揍我和志常。善良的柔柔马上答应他们，可是你也见过柔柔啦！像她那样柔弱的女孩，怎么可能爬得上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爬上去……”她觉得有必要向他解释她为什么惧高，至于理由为何？她不愿多想。

“她不能爬，难道你就能爬吗？”听到这儿，悟轩气得吼出声来，无法想象小小的浚浚爬上山壁去摘一朵花。

“李志常呢？他是男孩子，怎么可以不保护你们，还要你出面保护柔柔？”想到李志常让浚浚去爬山壁，他火气更大了，这算什么，要两个小女生救他？！

“不能怪志常，他当时已经昏了过去，你要他怎么爬？”她急着替志常解释，可怜的小志常被那几个小霸王给打昏了，还记得当时志常的身体并不强壮，偏偏那几个小霸王的身材就和“阿诺”一样，教志常怎么打得赢他们？不被打死已经是万幸了。“志常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会被打，他没有错。”“然后呢？”看她急着替志常辩解，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好，看在他曾试图保护浚浚的份上，他就原谅他吧！悟轩轻柔地顺顺浚浚的发丝。

“柔柔一直不让我爬上去，可是我不听她的话，硬要爬上去，结果那些小霸王一点都不满意，他们本来是要柔柔爬上去的，就很生气爬上去的是我，还去拉柔柔的辫子。

你知道吗？那是柔柔最勇敢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都不哭！怕我在上面听到她的哭叫声会分心。小霸王们愈是捉弄她就愈生气，柔柔愈不哭他们愈不满意，后来还拿泥土往柔柔身上扔。当我摘到那朵花后，就很高兴地往下看，却看见他们把柔柔推倒在地上，拿了把小刀割断她的辫子，我心中大惊，叫了出声，然后一个不小心松开手，就跌了下来。”回想起那次恐怖的经验，浚浚仍怕得发抖，可怜的柔柔最后还因此把长发给剪短了呢！

“别怕！有我在你身边，保证没人敢伤害你。”他可以感受到她还在害怕，便温柔地把她搂在怀中，试图给她安全感。

“告诉我，你跌下来之后是谁救了你？”他感谢那个救了浚浚的人。

“是柔柔！”她笑了，“你一定想象不到吧？真的是她噢！我跌下来时也昏了过去，醒来后听人说，柔柔全身脏兮兮的，膝盖还流着血，就跑到附近

去叫人来教我和志常。

真的！那一天她好勇敢、好勇敢！可惜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勇敢的样子，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受了委屈就要我和志常保护她。

说真的，她还是比较习惯软弱的柔柔，那时的她可能是硬撑的，否则哪来那么大的勇气？“真的是很难想象，我以为她会大哭，利用哭声引来大人的注意，没想到她聪明地跑去叫人来救你们；如果她不这么做，等大人听到她的哭声，你和志常可能早就没命了。”看来他要好好感谢那个软弱的小美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亲自向她道谢。

“告诉我，你还记得那些小霸王叫什么名字吗？”他一脸肃杀之意，教人看了不寒而栗。

“你想找他们替柔柔报仇啊？不用了，他们已经受够了教训。”她把他的怒气当作是为了柔柔。

“谁教训了他们？”他没注意到浚浚是说要他不用替柔柔报仇，一心只想知道那几个该死的小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

“他们被大人训了一顿，还被爸爸妈妈打得万分凄惨。”那时她和志常躺在床上听着柔柔的描述，记得柔柔说过，那几个小霸王被揍得很厉害。

“这样哪叫受到教训！”很显然悟轩并不认为这样就够了。

“那的确不够惨，惨的还在后头。我记得那时柔柔告诉我，他们全被父母揍得痛哭流涕，可是过了不久奶妈告诉我们，小霸王的头头写的作业全被撕了，还有，他读的小学的每条走廊、教室都涂有他的大名，整间校长室也被破坏光了，还留有他被撕的作业纸；导师室也好不到哪去，作业簿散得满地都是。而其它那些欺负我们的小孩，他们家的墙壁也都被涂鸦，连隔壁邻居都不能幸免，邻居小孩的玩具丢了也全在他们家里找到，最后所有人都对他们恶言相向，恨死他们了，他们连朋友都没了。”当奶妈告诉他们这些事时，他们三个全都愣住了，最善良的柔柔直呼可怜，只有她和志常觉得过瘾极了。

“看来有人替你们报了仇，知道是谁吗？”他很好奇，有谁会为三个小孩做了这么多事？显然这也是小孩的作为。

“不知道，直到现在都查不出是谁做的。原先有人怀疑是我和志常，可是我们两个都躺在床上下不来，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当时那几个小霸王曾跑来家里与他们理论，可是一见到他们的情形，就知道不是他们干的，只有自认倒霉地走人。

“大家都怀疑你和志常，怎么没人怀疑柔柔？”不应当只有他们两个人被怀而不怀疑柔柔啊！毕竟她是当事者唯一能行动自如的人。

“她？！怎么可能？如果你对大家说是我用爬的爬出去做坏事，还会有人相信，但绝不可能是柔柔。柔柔向来不记恨，怎么可能会替我们报仇，而且当她听见他们的遭遇时，还很同情他们呢！无论如何，大家绝对不可能怀疑她。你知道吗？柔柔最痛恨拿粉笔了，是用粉笔耶！所以不可能是柔柔。如果柔柔想做坏事的话，一定马上就会泄漏出去，因为她从不说谎，而且还笨得不懂掩饰，你说，怎么可能会是她呢？”奇怪，悟轩怎么会认为是柔柔做的？那时柔柔整天陪着她和志常，一步都没离开，不可能有时间为这些事。不过她记得当小霸王就读的学校被破坏之后，好象有几天都没见到柔柔，当时她很奇怪她上哪去了，奶妈说她犯了错，被妈妈罚不准出门，她问奶妈柔柔犯了什么错，奶妈只说不知道，还说没有人知道。

浚浚偏着头想，柔柔应该不会犯错才是，怎么可能嘛！

悟轩还是觉得最可疑的人就是颜柔柔，可是她的形象实在与这些事扯不上关系。算了！反正已经有人帮浚浚报仇。“好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你在想什么？”“没有啦！”悟轩突然扯扯她的头发，浚浚马上回过神来，“对了！你是不是很喜欢柔柔？”“我喜欢柔柔？！”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惊讶地看着她，不会吧！他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他是喜欢她的，难道她看得出来？“我看你也别否认了，喜欢上柔柔一点都不可耻啊！我要是男人，也一定会爱上她的，你又何必隐瞒？既然她已经嫁人了，你就别伤心了，还是另找象吧！”她自圆其说地讲了一大堆。

悟轩看着她，心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她，打从第一眼见到她，我就恨不得把她抢过来，眼看着心爱的她嫁给别人，真教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浚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就看开点吧！”果然不出她所料，悟轩是因为爱上柔柔才会绑架她。“你不能利用我来威胁柔柔，就算柔柔肯，我看姊夫也不肯，下个女人会更好，听我的准没错。”“对，我错了！我不该利用你。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虽然我身边有许多女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们是爱我的人还是钱，你说，我要怎么去找下个女人？”他十分配合她的剧本，放了鱼饵准备诱她上钩。

“没关系，这个简单，我可以帮你嘛！”她的个性就是这样，见不得弱者不知所措，马上拍胸脯保证。

“真的？一定会帮我？”鱼儿上钩啰！

“当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忙她是帮定了，一定让他在年底前娶个老婆进门。

悟轩得意地笑着看她；浚浚浑然不知自己已经中计，也跟着笑开来。

悟轩原先帮浚浚准备的房间经过她大肆破坏后，暂时不能住人，她只好住到他房间对面的客房去。

经过妥协后，浚浚决定留下来，因为她必须早晚都跟在他身边，帮他过滤女人，以免有漏网之鱼；然后每天早上还得和他到公司去上班。她躺在床上无睡意地想，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火了？答案是否定的。为了保护柔柔，不让悟轩有任何机会去破坏柔柔的婚姻，她的确是该这么做，一来可以使柔柔得到幸福，再者她可以顺便做件好事，帮悟轩找个好老婆。

如果她顺利地帮他找到老婆，岂不是一举两得？柔柔幸福，悟轩也幸福，这样不是很好吗？等她达成目标，就又可以开始流浪了，下回她该去哪儿，就以色列好了！因为那儿是最危险的地方，平淡的日子过久了也该找些刺激。

刚才她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令人恼怒的是妈妈似乎根本就不担心，怎么和她想象的完全相反？她还以为家里一定闹翻天了，每个人都紧张地等待她的消息，谁知道柔柔的洞房花烛夜照常过，爹地与妈咪也睡得很好，而志常更是老早就不见人影，不知逃到哪儿避难去了，全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担心她的安危。

难道他们相信她有那个本事教绑匪主动送她回家？换作是柔柔被绑架，相信他们就不会如此镇定了！

老天！她怎么可以这么想？坚强的她被绑架当然不会有事，但是柔柔就不一样了，软弱的她可能会吓死，对！她才是最适合被绑架的人，以后绝不能再有希望柔柔被绑架的念头，否则就太对不起柔柔了。

想到这儿，她惩罚性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算是向柔柔赔罪，这才满意地闭上眼睛，准备好好睡一觉。

“你说浚浚很快就会步上柔柔的后尘？！”颜三郎惊讶地张大嘴看着妻子。

“什么叫作步上后尘，说得那么难听！我是说浚浚极有可能会嫁给石悟轩，我们该为她准备嫁妆了。”李梦蝶白了丈夫一眼，拿张纸列出该为浚浚买的東西。

虽然不确定浚浚何时会出嫁，但事先列表比较保险，未来想到缺少什么还可以及时补充，省得到时慌了手脚。今晚石悟轩在宴会上打人的事很快就被摆平了，相信明天的报纸不会出现这则报导。

“不会吧！她今天才认识石悟轩，怎么可能马上就要嫁给他了？”他不敢置信地直摇头。他可不想那么快又嫁出一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出嫁，这个家将会有多冷清啊！

“难道你没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眼神吗？你别不相信我的话，就拿晚宴上发生的事来说好了，那个胖子只是想要搭浚浚的肩，就被石悟轩打得飞了出去，你说，这不是吃醋是什么？”死脑筋！李梦蝶在心底骂了一句。他们会知道余诤威被石悟轩揍，全是何敏轩告的密，幸好余诤威没什么大碍，不过他似乎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揍，实在是名副其实的呆子一个。

“说不定他一时手痒。”颜三郎还是不肯承认石悟轩是为了浚浚而动手。

“少来了，你就是这副德行，非得每天活在谎言中不可，难道一天没放骗你就浑身难受啊？非得这样自己骗自己才高兴！好！既然你这么喜欢自我欺骗，我就成全你。我决定红杏出墙，到时候你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作我还是安安分分地待在家中。”她先责备他几句，再下最后通牒。

“不行！你不能红杏出墙，有哪个人敢招惹你，我就把他打个半死。”颜三郎气得火冒三丈，谁都可以欺骗他，只有老婆不行。

“老婆小亲亲，别这样嘛！我就接受这个事实，你千万别让我戴绿帽子，我一点都不喜欢绿色。”他拉着李梦蝶的手，向她撒娇。

“哼！这么老了还这么不知羞，算我怕了你！好，我答应你不红杏出墙，那你是否可以面对实了呢？老公小亲亲。”她的表情可不像话语那么温柔，她的表情在在告诉颜三郎如果他再不接受事实的话，那她就红杏出墙给他看。

“当然！当然！”他怕死老婆不要他了，赶紧承认事实。“我只是想柔柔已经出嫁，要不了多久浚浚也跟着嫁出门去，那我们这个家将会有多冷清啊！”“你真是的！就算她们两个都不嫁，我们家也没热闹过啊！柔柔老是待在法国吃喝玩乐，而浚浚则是世界各地到处跑，这个家本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她们嫁不嫁有何分别？还有我陪你啊！如果她们都在，我们怎么过两人世界？”她使出撒手间，温柔地把头枕在他胸前。

“是哦，你说得对！那我们是可以开始准备浚浚的嫁妆了。”在商场上无往而不利颜三郎这一生只败在两个女人手里，一个是老婆李梦蝶，另一个是女儿颜柔柔，只要她们两个施出温柔攻势，就算他再怎么坚持己见，最后

还是会向她们低头的，因为她们是颜家有名的大小狐狸，没有人惹得起！

5

陪悟轩上班的第一天，浚浚快闷死了！

好烦！好闷！她挫败地坐在地毯上看着他办公。

天哪！怎么会有人受得了如此的人间酷刑？光是看着悟轩办公，就足以把她少得可怜的耐性给磨光了。

幸好颜家的事业她不用管，如果要她管事的话，不是公司倒闭就是她先疯了。

她开始后悔答应他的要求，真是没事找罪受，简直是无聊毙了！

眼看他头也不抬地努力办公，她万分同情那个要嫁给他的人。他办起公来简直是六亲不认，可能已到浑然忘我的最高境界，嫁给他不闷死才怪。此时她不禁感到庆幸，还好悟轩不喜欢她，否则在嫁给他的第一天，她恐怕就闷死了。

“我想出去走走。”她随便丢下一句话，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走，她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

“等等！”他突然出声制止。

“咦？我还以为你不会听到也不会注意到我要出去呢！你还满厉害的嘛！有什么事吗？”她惊讶地看着他，他的头还是埋在卷宗里。

“你把鞋子给忘了。”其实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了他的注意，毕竟她是他最在意的人。

经他提醒，她才发觉自己忘了鞋子的存在。刚才因为太闷、太无聊了，她便脱下鞋子让脚丫子透透气，瞧！连脚都渴望自由，更不用说她了。

浚浚低下头穿上鞋子。“真怀疑你的头顶是否多长了双眼睛，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忘了穿鞋？我等会儿就回来，你继续工作。”穿好鞋，她用最快的动作跑了出去。

空气！她需要新鲜的空气！

悟轩见了她的动作，好笑地摇摇头，她真的是非常喜爱自由，也难怪昨晚他把她关起来会让她那么反感，甚至还气得忘了自己有惧高症，想爬树离去。

他可以想象浚浚如果失去了自由，人也一定会跟着枯死。

这点他必须牢记在心，不可以限制她的行动，否则只会招来反效果。

“你和总裁是什么关系？”今早悟轩和浚浚一起出现公司，造成极大的震撼，向来只有女人上门找他，怎么这回他会带个女孩子上班？悟轩的秘书陈莉莉想不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总裁很重视她。

“关系？目前还没发生。”浚浚出了他的办公室之后依旧觉得无聊，无聊之余就只有看陈莉莉打计算机来打发时间，她吊儿郎当地跷着二郎腿，坐在陈莉莉面前。

“什么？！”陈莉莉把她的话当真，惊呼出声，一个不留神踢掉了电源，也就是说，她努力了一个早上全都白费了，她挫败地叫了一声：“我的天啊！”

她急着插回电源，希望计算机能恢复刚才的萤光幕。计算机是恢复了，只不过是恢复开机的模样，这代表她不该作白日梦，计算机不会“忘了”她踢掉过电源。

“你应该事先存盘的，如果存了档，至少还保有一部分资料，我看你必须重做了。”浚浚很有同情心地建议着，一点都不知道人家辛辛苦苦建立的资料，全因她一句无心的话就没了。

“先别管那个，没了再打一次就是了。你刚才说……你是总裁的女朋友？”陈莉莉纯粹是好奇，她和公司其他的女职员不同，她们全抱着麻雀变凤凰的心态接近石悟轩，只有她没有！因为她早有男朋友。其实就算她没有男朋友，也不可能“掺”一脚，因为她看得很明白，石悟轩根本不把女人放在眼里，既然知道追求他的后果，又何必自找罪受？但她很讶异眼前这个美丽又毫无心机的女孩会是石悟轩的女友，她和石悟轩以前交往过的女人完全不同。

“女朋友？！谁跟你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什么时候我成了他的女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瞪大眼，仿佛比陈莉莉还要惊讶。

“你说的啊！”“我？！不会吧！”浚浚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

“是啊！我刚刚不是问你你们是什么关系，你回答我目前还没发生，这不就是说你们是男女朋友？”陈莉莉很有耐性地对她解说。

“哎呀！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说还没发生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啊！我只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哪知你会把它当真？”她挥挥手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幸好及时澄清，否则“污”了悟轩的清白，这可是她赔不起的。

“照你这么说，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啰？”陈莉莉也为自己的误解感到好笑。

“他是我男的朋友没错，不过不是男朋友，如果你把我每个男的朋友都当成男朋友，那我的男朋友可就分布于世界各地，各个年龄层都有。”由于她到处流浪，认识了许多人，有老有少，如果把他们都当成她的男友，那她岂不成了世界结级大花痴？“那你是怎么认识总裁的？”陈莉莉好奇地问。

“哦！他家和我家是世交，可是我们并不是青梅竹马，光看他老我那么多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在一场宴会上认识的。”她眉开眼笑地解释自己与悟轩的关系。

他们之间清白得很，除了他曾在一气之下强吻了她之外，什么事都没有。

“原来是这样。咦！那你怎么会跟他来公司？该不会是要实习吧！”浚浚和石悟轩应该认识不久，那石悟轩实在是没道理把她带到公司来，所以陈莉莉归因于浚浚将来会管理一间大公司，目前是先到这儿来实习，以便将来学以致用，只是她的态度未免也太吊儿郎当了，无论怎么看就是不像某家公司的接班人。

“我？！才不是咧！真教我实习，我想不用一天的时间我就会崩溃，不到一个月就住进精神病院了，商业上的一切我都不懂，你说，我怎么可能自讨苦吃来这儿实习？”光想到坐在办公室不能随意走动，就足以让她抓狂。

“你和总裁不是男女朋友，又不是来公司实习的，那你来做什么？”陈莉莉还是感到奇怪，她看起来是很爱玩的那种女孩，既然没正事，怎么肯被束缚有这儿。

该说吗？浚浚仔细地打量着陈莉莉，她看起来是对悟轩没兴趣，不过

她似乎是有目的而问。“我是来帮石大哥找老婆的，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哟！”她故意附在陈莉莉耳边小声地说，仿佛这是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不会吧！”这样的回答，确实够教陈莉莉惊讶的了。

“是真的，他要我帮他过滤入选。所以说只要过得了我这一关，就一定可以当石大哥的老婆。”哈！这下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她的身分特殊了，看来她已经找出打发时间的方法。

陈莉莉慢慢地消化浚浚的话，作梦也想不到她是红娘。她抬头想再问浚浚，可惜她早已不知所踪，陈莉莉当机立断地打了一通电话到十一楼给她的好友邱露露，今天她会问浚浚那么多事完全是受人之托，如果不是这样，她才不会那么无聊呢！

浚浚给他们十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她才由十八楼走到十七楼，游戏将要开始。她一到十七楼，每个人都抬起头来看她，仿佛见到救世主似的。

“颜小姐，你怎么有空过来？”开发部主任张富平看到她像狗见了骨头般，马上迎了过来。

“哦，我待在十八楼太无聊了，所以才想下来走走看看。”她特意强调“看看”两个字。

果然，所有人一听马上眼睛一亮，恨不得立刻跑到浚浚面前让她看个够。刚才他们已由各种不同的管道，得知她是总裁眼前的红人，只要是她认同的人，男的可以升官，女的可以嫁入石家，所以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来巴结她。

“不知你对开发部的第一眼做何评价？”张富平一脸狗腿地问，他已四十好几，老早就渴望能升为开发部经理，当他得知她的重要性，当机立断要升官得先哄骗这个女人。

“还不错很有潜力。”她随意看了一眼，每个人见到她来，全都忘了现在是办公时间，虽然低着头，眼角却瞄向她，她不知道陈莉莉怎么“加油添醋”地宣传她的身分，不过以他们现在的态度大概也猜得到。幸好这层楼女职员比较少，否则她可能会被香水味给熏死。

“颜小姐，请用茶。”开发部的一名女职员打扮得妖娇美丽，温柔十足地双手奉上上好的茶。她一得到消息，第一个反应是跑厕所，可别误会她是要洗厕所，她是上厕所去补妆，想给浚浚看到最好的一面，希望她能在石悟轩跟前美言几句。

“谢谢！”浚浚十分正经地接过茶，心底却已笑翻天。开发部也不过只有三名女职员，结果三人都打扮得十分妖艳，她真想替她们举办个妖女秀，相信她们皆能勇夺后冠。

“颜小姐，请用点心。”第二名女职员跑得气喘吁吁，她是借口上厕所而偷溜出去买点心，但怕被发现，只好用最快的速度跑回来，虽然喘得要死，但一走到浚浚面前，她的气息可是平稳得很。

“谢谢！”浚浚早就看出她喘得要命，极力克制想把舌头伸出的冲动。

“颜小姐，请看杂志。”第三位就没那么辛苦了，她聪明的由阅览室拿了一本杂志过来给她。

“谢谢！”哇！照眼前的情形看来，她等于拥有一群免费的佣人，如果她现在说头皮发痒，可能会冒出一个自告奋勇的人帮她洗头，真是好玩极了！

“唉！”她恶作剧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围在她四周的人马上关心地问，而不在她四周的人也全都站起来瞧。

“没什么，只不过我突然好怀念肯德基的炸鸡腿、玉珍斋的凤黄酥，还有彰化肉圆。”她一脸渴望地说。

有些人已悄悄地把她说过的食物给记了下来。

“算啦！我不打扰你们工作，先回十八楼了。”不让人有挽留的机会，她快速地溜回十八楼，如果她估计得没错的话，要不了多久，她就有一堆零食可以吃了。

果真，她前脚才踏出开发部，打电话的打电话，请事假的请事假，每个人都拚了命地往外奔去。

一时之间，原本安静的开发部变得热闹滚滚，这全是颜大小姐惹出来的。

“你回来了，待会儿午餐想吃什么？”浚浚一进来，悟轩就知道是她，头也不抬地问。

“我们不必出去用餐，等会儿就有东西吃了。”对于他的态度，浚浚一点也不以为意，还得意洋洋地佩服自个儿有颗聪明的脑袋瓜子。

“颜小姐，外面有人找你。”陈莉莉进来知会她。

“哦，谢谢。”午餐回来了！浚浚高兴地跳出门去。

她一到陈莉莉的办公室，就见到许多开发部的人，手中都捧着一大桶炸鸡腿，有的则提了好几盒玉珍斋的凤黄酥，或者端着彰化肉圆。

“你们怎么全来了？找我有事吗？”明知道他们为何而来，她却故意装傻地装问。

站在一旁的陈莉莉很明显的被眼前的食物给吓着了，她困惑地看着大家，只见大家全一脸谄媚地盯着浚浚，根本没人理会她。

“我们听说你想吃这些东西，刚好路过，就顺便买回来送你。”代表发言的是张富平，他是最夸张的，三样食物齐全，不过都不是他亲自去买的，他派了三个人分头去买回来。

“这怎么好意思呢？”她故意不好意思地客套着，傻子也知道这是他们特意去买回来的，有哪个人会在上班时间很凑巧地经过玉珍斋？他们未免也太假了，要假大家一起来，她才不会输给他们咧！“谢谢你们帮我带回来，多少钱我付给你们。”“不用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就是了。”不等浚浚回答，他们把食物放下，转身就要离去。

“哎呀，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实在很不好意思。不过话说回来，有炸鸡却没有可乐，有肉圆却没有四神汤，还真是怪！”她故意用力家都听得见的声音“低喃”着。

她话一说完，只见他们一窝蜂地夺门而出，可以肯定他们又去买她指定的东西了。

“陈姊姊，谢谢你对我那么好，我就借花献佛，送你一桶鸡腿、五盒凤黄酥、十粒肉圆。”她很大方地分了一些食物给陈莉莉。

“这是他们要送你的，你怎么拿来给我？”陈莉莉有点受宠若惊地说。

“没关系啦！你看，我还有这么多。”她双手一摊，果真还有许多食物。

“不过十粒肉圆我可消受不了。”她又不是大胃王，怎么吃得下十粒？“那

给你六粒好了。”不容陈莉莉反对，她把食物留下，再把剩下的搬回悟轩的办公室。

“石大哥，可以吃午餐了，我先出去一会儿，等一下就回来。”她提了四桶炸鸡腿、六盒凤黄酥、十二粒肉圆到一楼去。

浚浚一直觉得警至伯伯很辛苦，尤其是清洁大楼的大叔、大婶们，根本就舍不得花钱吃营养一点的食物；虽说这些食物也营养不到哪去，不过是免费的嘛！

到了一楼，她把食物分给众人，原先他们不肯接受，但浚浚十分坚持，他们只好收下。

奇怪了！她站在大门口想，怎么买个可乐、四神汤要这么久？正打算走出去看看，脚都还没踏出去，就见他们又一窝蜂地跑回来。

“颜小姐，你上哪去？”“哦，我打算去买可乐与四神汤。”“不用啦，我们刚才去吃饭，正巧遇到有人在卖，就顺道买回来给你。”说完，立刻又有一大堆可乐、四神汤往她手中塞。

浚浚假意拒绝，想当然耳，他们才不会给她拒绝的机会，东西交到她手中之后，又走得一乾二净。

她大笑几声，把可乐与四神汤又分赠给警卫与清洁人员后，才高高兴兴地回十八楼去。

“你上哪弄来这么多食物？”她一进门，悟轩劈头就问。

当浚浚踏出门后，他才抬头看浚浚所谓的午餐，这一看可把他给吓着了，这丫头在搞什么鬼，居然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别人送的。这里还有可乐与四神汤。”她耸耸肩，把东西放下，脱了鞋子，自然地坐在地毯上，准备开始吃她的大餐。

“谁送你的？”悟轩第一个反应是——这是男人送的：他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十分碍眼，恨不得马上把它们全扔进垃圾筒。

“不知道！人太多了，实在是记不清。”她含糊地说，拿起炸鸡腿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说清楚！”悟轩十分不满意她的态度，把她手上的炸鸡腿给抢过来，逼问道。

“哎呀，你问那么清楚干嘛！”她不悦地瞪了他一眼，希望他能把炸鸡腿还给她，可惜悟轩不为所动，她只好再抓起另一只炸鸡腿，说：“是开发部的人。”狠狠地再咬一口，嗯！真是人间美味。

“他们为什么要送你这些东西？”一定是有一大堆人要追求她，否则怎么会送她这么多东西？早知道就不让她出门了，瞧！他平白无故又多了这么情敌。

见浚浚不理睬他，继续啃她的炸鸡腿，悟轩又把她口中的炸鸡腿抢下。

“你很讨厌耶！一直抢人家的，想吃不会自己拿啊！”这回不是瞪他了事，她气得双手叉腰。

“快说！你不说，我就不让你吃。”看出她的弱点，悟轩无赖的不把炸鸡腿还给她。

“说就说嘛！我说石大哥，你们开发部的职员将来一定是‘钱’途无量”趁悟轩呆愣时，她赶紧抢回一只炸鸡腿送进嘴里。

“他们是不错啊！想不到对商业毫无兴趣的颜大小姐也看得出啊！”他不

察浚浚是话中有话。

“嘿！他们全都懂得巴结本小姐，连呆子都看得出来他们‘钱’途无量。”啃完了一只鸡腿，她再拿起另一只来啃。

“他们为什么要巴结你？”他看不出她有哪些值得别人来巴结的。

“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你跟前的大红人，无论男女都希望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你说他们不巴结我，我怎么可能帮他们美言呢？”打开可乐拉环，浚浚大口地喝了几口，突然又想吃肉圆，便打开塑料袋朝新食物进攻。

“这么说，是你自个儿放的消息啰！”他终于明白了，这丫头还挺聪明的。

“才不是咧！别把我想得这么没格调。我只是偷偷地告诉一个人，说我是来帮你挑老婆的，还特别告诉她这是个秘密，谁知她会透露给第二个人知道，这可不关我的事哦。”悟轩摇头笑笑，看她吃得这么快乐，他也被感染了，拿起刚才她咬了一口的鸡腿啃了起来。

“我觉得你的员工比李志常识趣多了。”她嘴里塞满了食物，还不忘夸奖一番。

“为什么？”就他所知，李志常非常疼爱她。

“上回我冒充志常的女友才得到一桶炸鸡腿，而且一只都没吃完就全打翻了；这回我连力都不用出，只消动动嘴皮子说几句话，马上就有一群人买来孝敬我，还是好几桶，你说，他们是不是比志常好很多？”“你是喜欢吃鸡腿？”瞧她吃得津津有味，满脸幸福的笑。

“嗯！这是人间美味，没有它，我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吃过凤黄酥没？”经过一番自我陶醉，她又转移话题。

“没有。”她口中的凤黄酥是包装得很漂亮，可是口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那你应该试试，好吃极了！”她赶紧打开包装，拿了一块给他。

悟轩接过来，打开一看，发觉就是凤梨酥，他讶异地看了浚浚一眼。

“这和你平时吃的不一样，里面有蛋黄哦！快吃！”在她极力怂恿之下，悟轩只有听她的了。

“好吃吧！”她眉开眼笑地看着悟轩，见他点头，才自个儿拿了一块品尝。

“你喜欢吃什么？”“没有特别喜欢的，做什么？”他又拿了一块塞进嘴里。

“那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好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美食永远少不了你一份。”她很义气地用力拍了他的肩膀一下。

原来她又想骗吃骗喝了，悟轩摇头笑笑。也好！这样她就可以找到乐趣，免得她感到无聊。

“只要别把我的公司搞得倒闭，你做什么我都不反对。”他提醒她。

“放心好了，除非你把公司大权交到我手中，否则我保证它绝对不会倒的。”她愉快地喝着四神汤，一边啃着鸡腿，最厉害的是她还不忘吃肉圆。

“吃这么多，你不怕发胖？”光看她的吃相，他就饱了。他交往的每个女人，食量似乎都像小鸟一样，只有她不一样；是她们为了形象才在他面前伪装，还是她比较特殊？“我是不会胖的体质，吃得再多也只吸收那么一丁点而已；如果吃得少，吸收得更少，所以为了让自己胖一点，我只好拚命吃。”瞧她说得多委屈，明明爱吃就说爱吃嘛！

何必掰了一大堆理由。

悟轩揉揉她的秀发，陪着她一块吃。平常他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可是怕她吃太多会拉肚子，他只好帮她解决一些。

悟轩办公室里的茶几与地毯正接受着最严酷的考验，考验它们的有热食、冷食，酸、甜、辣皆有，唯独少了苦，这是因为浚浚不敢“吃苦”。

除了食物之外，咱们浚浚小姐也是很有学问的，地毯上有一大叠书籍，沙发上零零散散的也放了几本，有的看到一半，就用其它的书当书签阖起来，有的则是直接摊开，有的倒盖起来，由此可知，除了吃她还有另一项喜好看书。

浚浚穿著短短的牛仔裤，上衣则是无袖短腰 T 恤，白皙的肚皮微微露出一截。没办法！

她就是怕热，大热天她是绝不穿长裤来虐待自己的，如果可以，她连鞋都不穿，所以现在的她正赤足趴在地毯上，看着她的文学名著。

好不容易，悟轩今天比较有空，桌上只有两叠公文待批示。他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眼前的奇景，原本以整洁著称的办公室已成了垃圾堆，食物与书籍散得满地都是。他原想请人来好好地整理，让办公室恢复旧貌，谁知浚浚硬是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扫，因为一经打扫后，她就会忘记哪些书看了一半、哪些是看完的，还有，她要零食随时随地出现她身边，所以这番景象在她眼里是整齐得不得了，实在毋需清洁人员来打扫。

幸好所有的公文都是由陈莉莉负责呈上来的，否则让其它下属见了眼前的情况，岂不吓坏了？这并不是说陈莉莉没有被浚浚吓坏过，而是她早已习惯成自然地适应了。

“石老大，我一直忘了问你，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她一手拿着太阳饼，另一手拿着比萨，口齿不清地问。

她已和悟轩“同居”一个多礼拜，母亲大人还以为她永远都不回家了，隔天就派人把她所有的家当送到石家。其实她的家当一点都不多，就只有两袋行李，里面也不过是几套衣服与盥洗用品，她向来讲求简便，所以才能轻松自如地游走世界各地。其实她可以过得更简单，一卡在手什么烦恼都没有，但是她觉得出门在外，只背个小包包似乎有点嚣张，所以才会有两小袋行李，好笑的是她不久前才把一袋衣服挂回衣橱，没想到第二袋都还没清出，第一袋就又马上被打抱起来了。

“我喜欢的人嘛……必须是个纯真、坦白、善良、洒脱、富有正义感的女孩，用不着太聪明，纯纯的只的更加凸显她的娇憨。”悟轩对她的叫唤不以为意，只要是她能想到的马上就会叫出口，大哥、老大、先生、石桑……不一而足，只差没叫他爷爷、老伯而已。

“什么？！你居然会喜欢那种女孩？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神啊！请告诉我没有聋掉也没有重伤，你不是开玩笑的吧？世界上已经没有这种人，绝迹啦！我告诉你，那样的女孩不好，充其量只是个大白痴。喂！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柔柔嫁给牧白，在伤心痛苦之余只有牵就那种……女孩？”浚浚不知道她口中的大白痴就是自己，还傻傻地取笑那个白痴。

“不是！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因为‘失恋’才喜欢上那样的女孩？”她毫不淑女的大笑声并不会让他反感，只是更加肯定他方才的说法。

“这是理所当然的嘛！我承认柔柔是善良的、纯真的、笨笨的，但其它

方面就不像你形容的那样，她害怕见陌生人，说话老是支支吾吾的，根本就不和坦白、洒脱扯不上任何一点边。”她哪里知道柔柔不见陌生人，纯粹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只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身上，她还单纯的把柔柔的不屑当作含蓄呢！

“我怀疑柔柔是这样的人。”不知为何，他老觉得颜柔柔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刚才她正努力地啃着炸鸡腿，所以没听清楚悟轩的话。嗯！今天又解决了两大桶炸鸡腿，只有这样她才会有满足的感觉。

浚浚舔舔手指头，又拿起鱿鱼丝吃了起来。

“没事。你呢？怎么不说说你对未来的另一半的要求？”他摇头看她吃着鱿鱼丝，本来为了她的肠胃好，他曾陪她一起消化这堆已成山的零食，可是不出三天，他就拉了好几次肚子，为了自个儿的肠胃着想，他只好放弃帮她的念头。和她相处了一个多礼拜终于让他了解到，她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她的肠胃简直是铁打的，无时无刻都在吃，却没听她说过肚子疼，倒是常听见陈莉莉的抱怨。

原先陈莉莉也是抱着帮助她与不好意思拒绝的心态替她消化部分食物，但不出两天她就放弃了，后来浚浚再拿零食与她分享时，陈莉莉就懂得正色地拒绝浚浚的好意，所以说除了正餐有楼下的清洁人员帮她消化之外，其它的就全由她一人包办了。

“嘎？！咳！咳！我从来没想过耶！”正在喝可乐的她，因他的话而呛了一下，赶紧拍拍胸脯顺过气来，才回答他的话。

“为什么？女孩子不是都会一块讨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难道你不曾与姊姊讨论过？”这就教他惊讶了，他无法相信浚浚连想都没想过。并不是说他认为女孩子就只会作白日梦，而是他认为只要是人就会，但他完全忘了在没遇到浚浚之前，他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拜托！你知道柔柔的白马王子是谁吗？上帝！从小到大我只记得她常在我耳边上帝长、上帝短的，我差点疯掉。我们一家可是好不容易才把她‘顺利’嫁出去的。如果你真要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幻想过什么事的话，那就只有环游世界这个愿望了。”“环游世界？！你好象快办到了。”她的历史早被他查得一清二楚。”“为什么会想环游世界？”“因为我想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小时候与柔柔看着地球仪，我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因为我认为人不可能站在圆圆的一颗球上面，所以我从小就立下宏志，想要证明地球不是圆的。”她笑笑地说，那时的她很单纯，向来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若试着纠正她的想法，她还会反过来纠正别人呢！

“结果呢？”他可以想象小浚浚一脸倔强地瞪着地球仪。

“结果我在课堂上斥责老师。”“什么？！为什么？”正在喝茶的悟轩听她这么一说，不小心被茶水给呛到，没想到小时候的她就已奠定今日的倔强个性。

“因为她告诉全班同学地球是圆的，我就站起来大喊：‘你说谎！’直到现在，我仍忘不了她当时一阵青一阵白的脸色。我还得意洋洋地跟每位小朋友说：‘我球如果是圆的，人根本不可难站在上面。’大家听了我的话，都跟着大声地指责她说谎。她那时大概恨不得马上把我给碎尸万段，可是基于‘爱的教育’之下，她只有死瞪着我。我居然还怕死地高谈阔论，结果每个小朋友都加入我这一边，与我一起讨论，可怜的老师气得翻脸，罚我去走廊罚

站，我整整站了两堂课。其实我觉得她是想让我站一整天，可惜再下一堂是音乐课，不在她的管辖范围，所以她只有利用下课时间让我站在司令台，让全校师生看我的笑话。

说到这儿，她不禁笑逐颜开，那时还惊动了校长大人，因为她家什么都没有，就是“钱多多”，校长大人基于“口袋永远饱饱”，就告诉老师不许再惩罚她，那时她便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是“真理”。

“我想你当时的口气一定很恶劣，才会导致如此的下场。”他走过去，与他并肩坐在地毯上，怜惜地摸摸她粉嫩的小脸。像她这样的女孩，无论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他都舍不得责备她一句，更何况是体罚。

“是啊！我生气时说话都很冲，不过你知道吗？她也没有比我好过。她听令于校长，不得已让我下了司令台，就怒气冲天的像阵旋风般卷回办公室，当她坐下来打开抽屉后，发现里面有蟑螂和一大堆蚂蚁，抽屉里乱七八糟，好象有人在里头打翻了蜂蜜什么的，她大惊失色地尖叫出声，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她那老母鸡似的叫声，简直是难听毙了！

校长、老师与学生都冲往办公室看，只见她站起来哇哇叫，还一直跳。你知道吗？她的裙子全毁了，上面沾满了巧克力酱与蜂蜜，那天她可是穿著新衣服上班，只可惜，那条裙子就这么白白的报销了，当然啦！外套的下场和裙子一样，每个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我是一定会跑去看热闹的，结果她一见到我就一口咬定是我搞的鬼，可是每个人都可以证明我没有，因为当时我被她罚站司令台，再怎么厉害也不会分身术。

“你就不知道那时我有多威风啊！每个人都为我辩护，讲得那个老师说不出半句话来，只能一直哭；校长为了安抚她，特地通知全校寻找犯人，可惜无论怎么找就是找不出来，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她就辞职了，真是没耐心，那可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啊！”她还记得那位老师哭得“花容失色”，丑死了！

“柔柔呢？你怎么都没提到她？照理说你们上同一所小学，她应该知道你的事。”过程是很精采，却不知犯人是谁，这令人起疑。

“她啊！你也知道她向来文静，每节课都待在教室里，怎么可能看到我被罚站？她是事后才由同学口中得知的，我还希望她别看到比较好，因为只要一看到我受罚，她马上就哭得像个泪人儿，教人好心疼！”记得那天放学后，柔柔急得拉着她的手猛掉泪，原本需要安慰的人却成了安慰者，她都没有柔柔难过哩！

悟轩不予置评，只是扬起一道眉，眼中似有所悟。“那柔柔这回有没有被你妈妈处罚？”“罚她？！你搞错了，应该是罚我才对，不过我们两个都没被罚，因为他们不敢告诉家里的人。”她满脸疑问地看着悟轩，他是不是脑筋有点“透逗”了，否则怎么会认为柔柔应该被处罚？悟轩没有再问她，因为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他在心里重新修正对颜柔柔的看法，看来她不是毫无大脑的草包美人，而是货真价实的聪明人，只是她向来以弱者的姿态出现众人面前，所以浚浚才会把她当成没有自卫能力的新生儿。他想，不知道上官牧白知不知道自己娶了个什么样的老婆？

“石总，傅妮妮小姐来访。”陈莉莉必恭必敬地透过内线请示。

“请她进来。”简洁有力的声音由话筒彼端传来，不等陈莉莉传话，傅妮妮便大摇大摆地扭着水蛇腰走进来。

待她走进来，陈莉莉才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天！她实在受不了傅妮妮这种趾高气昂的女人，忍不住偷偷地在她身后扮了个大鬼脸。

“悟轩，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找人家？人家想你想得要死，你真是坏死了。”傅妮妮那高八度的声音充斥在原本宁静的办公室。

浚浚趴在地上看书，经这魔音传脑，教她不抬头看看来者是何人也难，她冷眼打量跟前这个艳丽的女人，所给的评语是：爱慕虚荣。

其实浚浚也是艳丽型的女孩，只是她的纯真凸显了她的不造作之美；她的洒脱能吸引人去了解她的内在，而不会拘泥于她的外表。

“找我有事吗？”只要是待在办公室，悟轩一贯都是冷冰冰的；除了面对浚浚，他才会露出笑容。

“我不是说了吗？人家想你想得紧，所以就来找你了，怎么，你不欢迎啊？”傅妮妮故意噘着嘴，爱娇地看着悟轩。

悟轩但笑不语，这种小把戏他看多了。

“哎呀！清洁工真是偷懒，你瞧！地上脏得一塌糊涂，哼！我看那些清洁工该走路了。”她厌恶地看着满地的书籍与零食，在她的观念里，只要室内有一丁点的不干净，就归罪于清洁工不负责。

“不是清洁工的错，这是我弄的，我不准他们进来打扫才会搞成这样。”打算偷溜出去的浚浚听了她的话，立刻站出来澄清。

“你一定是颜妹妹，我好久以前就想来见你了，没想到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其实我也觉得这儿不会很乱，每本书都放得很有个性，果真符合颜妹妹的形象。”早在昨天晚上她已接获消息，得知颜浚浚是石悟轩指定的红娘，于是打定主意要拉拢浚浚；如果不是看在浚浚这么有身价的份上，她才不屑与她打交道。

“是吗？”浚浚怀疑地看了她一眼，这女人表面上是笑得很真诚，可是浚浚心知肚明上流社会对她和柔柔的评价，所以她不相信傅妮妮会是例外。

“是啊！颜伯伯与颜伯母真是教女有方，依我看，要在上流社会找到像你这样的女孩已经很难了，将来娶你的人一定是个最幸运的男子。”傅妮妮极力吹捧她。

浚浚笑而不答语，说什么教女有方！谁不知每个人都在取笑她爸妈，生出柔柔与她这两个怪胎——两个女儿都不想嫁人，而且长年不在国内。

的确！在上流社会已经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女孩，因为有谁会和她一样的怪？！

傅妮妮会认为将来娶她的那个男子幸运才有鬼！不在心底耻笑那个人是呆子已经真错了。傅妮妮一定认为那个男人倒了八辈子楣，才会娶了个这么奇特的老婆。

想到这儿，浚浚觉得再和这个女人周旋下去太累人了，她得出去透口气。

“对不起，我……”她话还没说完，就被傅妮妮给打断。“颜妹妹，我托朋友从巴黎带了一组香奈儿的保养品回来，你过来瞧瞧喜不喜欢？”“不用了！我向来不用这些的，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浚浚连忙拒绝，其实她不是不用，而是送者她不喜欢。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嘛！咱们是‘好姊妹’呢，你跟姊姊客气些什么呢？”傅妮妮硬是把保养品往她怀里塞。

“不！我真的不要，无功不受禄嘛！”她死也不肯接受，她们几时成了好姊妹啦？“你怎么会说无功不受禄呢？”她用眼神暗示浚浚帮她说好话。

“石大哥，我忘了跟别人有约，已经快迟到了，我先走了。抱歉！傅小

姐，我先走一步。”说完话，浚浚急急忙忙地跑出去，连鞋子都忘了套上。

“颜妹妹可真是……有趣得紧！”傅妮妮言不由衷地道。在她心中，颜浚浚根本就是野丫头一个，试想有哪一个大家闺秀会在人前赤足？“她是很善良也很纯真。”光看傅妮妮的表情就知道她很讨厌浚浚，但她愈是讨厌浚浚，他就愈要表现出喜爱浚浚的模样。

“你好象很喜欢她？”她试探地问。

“对啊！而且我还请她帮我的忙。”他笑笑地说。

“你请她帮什么忙？要不要我也来帮你？”消息无误！颜浚浚果真是扮演红娘的角色。她的眼睛霎时奇亮无比，但依旧表现出不知情的模样，还一副好心肠地想帮他忙。

“不用了，我想这个忙只有她能帮我。”只有她才能当他石悟轩的老婆。

“好吧！希望她真能帮上你的忙。”她假意顺从，“既然你这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不打扰你了！”从头到尾，悟轩只是看着她一个人表演，等她走出办公室，他才摇头笑笑。唉！相信从今以后他都不得安宁了，他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女人上门。

浚浚再度回到悟轩的办公室时，手中多了一束象征爱情的红玫瑰。

“你手中拿着什么？”看到那束玫瑰花，悟轩顿时打翻了醋缸。

“玫瑰花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他长么大，难道连玫瑰花长什么样都不晓得吗？那未免太逊了吧！

“我当然知道那是玫瑰花，是谁送你的？”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抓出“凶手”。

“我不知道他是谁。原本我是待在外头和陈姊姊聊天的，后来教到处逛，然后有个男人笑笑地递了这束玫瑰花给我，人就跑走了，教我想还也还不了，只好把它带回来。”她把花放在已没有空间的茶几上。

“把它扔了！”他不想在办公室看到别人送她的花，怕自己会冲动地把花瓣全都扯下来。

“为什么？”四处寻找花瓶的浚浚开口问。怪了，他这间办公室说小也不小，怎么连只花瓶都没有？“把它扔了！”他再一次命令她，如果她不肯，他会亲自动手把花给扔了。

“怎么连只花瓶也没有……啊！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对花粉过敏？”她自以为是地帮他找个借口，只见他浑身僵硬，一脸想揍人的表情。

“早说嘛！这又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我们都住在一起那么久了，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她马上把花扔进垃圾筒，又说：“等等！你对花粉过敏，那就不能扔在这儿，我得把它扔到陈姊姊的垃圾筒里去。”说到做到，她像阵旋风似地刮了出去，又马上刮了进来。

“下次我会告诉他们，别用花来贿赂我，因为你对花粉过敏，万一你生气了，他们可是得不偿失。”她以为别人送她花纯粹是为了求得高职位，并没把它当作是追求她的法宝。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想求得高职位？”见她毫不在意地把花给扔了，无形中让他的脾气好了许多。

“不是吗？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要送花给我？除了这个理由，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让他这么做。”“或许吧！”他不打算点破，就让她误会好了。原先他也以为员工每天送零食给她，全都是为了升职，没想到其中有人

是为了追求她，看来他得小心防范才是。

自从那次浚浚收到花之后，每天早上办公室茶几上都会摆着一束没有署名的花，不过它们的下场都一样。起初是浚浚自己动手扔，后来悟轩是愈看愈气，干脆自己动手把它给毁了，才能消他心头之恨。

“奇怪！你对花粉过敏，怎么你家到处都有种花？或许你该考虑改成种树。”她发觉悟轩只要一见到那些花就会铁青着脸，仿佛承受着极大的怒气，然后他会狠狠地把花摔进垃圾筒里，像解决了什么敌人似的。

“我对家里的花不会过敏，我只对每天早上的花束敏感。”他随意掰了个理由。

“原来如此。”浚浚居然信以为真地点头。“对了！我这儿有你喜欢吃的蛋卷。”她一蹦一跳地把包装精致的蛋卷递给他，这是今天才收到的。

悟轩扬眉看她，只见她又一蹦一跳地跳回零食堆里。没想到她还会记得他曾说过喜欢吃蛋卷，他细心地打开精美的包装，只见里头掉一张卡片，悟轩无言地捡起来打开它，看完之后，他有想杀人的念头。

“好吃吗？”她咬着牛肉干，口齿不清地问。

“我还没吃，怎么会知道？”他悄悄地把卡片塞在卷宗底下。“你要不要一起来吃？”“要！”一听到有好吃的，她马上奔过去，快快乐乐地与他分享蛋卷。

“好吃！我下回还要吃。”她把手中咬了一半的牛肉干塞进他嘴里，专心地享用蛋卷。

“你真该去拍美容瘦身广告。”他毫不介意地把她吃剩的牛肉干吞下。

“为什么？因为我身材很好吗？”“不！是因为你很会吃，吃了那么多还是这么瘦，真不知你把东西都给吃到哪里去了？”他笑笑地拿起纸巾，帮她擦掉嘴边的蛋卷屑。

“没办法，就算吃得再多也是这样，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零食的日子。”她拿起一根蛋卷给他吃，他并不接过来，反而让她喂他吃。

浚浚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这个人就是懒，每次吃东西都是她拿给他，不然他可是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无法想象那些立志要减肥的人，为了减一、两公斤就得花一大笔钱去活受罪，还得远离所有的美食，只能吃那些食之无味的健康食品。天哪！如果要我那样，我宁愿活活撑死。”蛋卷吃过瘾后，她又抱了一大桶海苔过来。

“女人想减肥还不都是为了让自已更美。”他笑笑地张开嘴，让浚浚喂他一片海苔。

“谁说的！自然就是美，每个人有每个人美的地方嘛！何必为了外表而改变真实的自我？如果说一个男人以女人的外表为耻，那我认为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交往的必要，还不如早点分手算了！因为他只是想要对外人炫耀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当女人年老色衰时，他岂不是要移情别恋？这种人我最瞧不起了。就算真的要减肥，我认为运动是最好的方法，既能锻炼身体，又可以减肥，不是一举两得吗？何必花一大笔钱去受冤枉气，结果只减个一两公斤，真是太不值得了！”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是！你说的都对，真该让你去为女人们上一课，她们才不会再受骗。”其实他本身也不赞同到瘦身中心或吃药减肥，幸运的话可能会减个几公斤，

如果不幸的话，赔了钱事小，伤了身体事大。

“我本身就是其理，当然对啰！”她一点也不害臊地说。

“对了！这么久没回家，你爸妈一定很想念你，不如你先回去陪陪他们，下班后我再回去接你。”“好啊！我真的好久没和妈咪聊天了，但你别忘了要来接我哟！”浚浚说完，马上就背起小背包往外冲，一点也不浪费时间。

把她支开后，悟轩满意地笑开嘴。嗯哼！现在是他大整顿的时候了，首先他要那些想追求浚浚的人知难而退，让所有人知道谁都不能碰她！

7

“你怎么有空回来？不是说要帮石悟轩找老婆吗？”李梦蝶眼见女儿朝气蓬勃，就知道她过得十分惬意。

早在她被石悟轩带回石家后，石敏华就上门提亲，打算把她给订下来，女儿能有好的归宿是父母的心愿，颜三郎与李梦蝶没有反对的理由，马上就点头答应，连考虑都没有。

“对啊！可是石老大说我太久没陪妈咪了，要我先回家，晚上他会来接我。”回到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随时随地吃到零食，因为母亲管她管得紧，她只能吃有营养的食物，其它的一律不准，这也是她在石悟轩那儿过得乐不思蜀的原因之一。

“你一定又吃了许多不营养的东西，你啊！正餐给我多吃点，不许再吃零食。”知女莫若母，李梦蝶怎会不知道这几个月来浚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于是严厉地警告她。

“我……妈咪，人家太无聊了嘛，所以才会吃那么多东西，你以为吃东西很轻松啊！”

我告诉你，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吃太多嘴巴也是会累的。”她赶紧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以免挨更多的骂。

“你啊，都已经二十三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长不大，你说，妈咪怎么放心把你嫁出去？”她拧拧浚浚粉嫩的小脸。

“我不嫁，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陪妈咪和爹地。”她撒娇地挽着母亲的手臂。

“哦！照你这么说，就是对公司有兴趣啰，你愿意回来掌管公司啦？”她这个做母亲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两个宝贝女儿怕死了接管公司，还故意开浚浚的玩笑。

“才不！打死我也不可能，你们干脆把公司给解散，好好养老算了。”她如意算盘可打得精了，最好是能一辈子都不嫁，然后又不必掌管公司。

“小傻瓜，公司是不能解散的，要知道公司是你爹地努力多年才有的成就；还有，公司有许多待了十几年的元老，怎能说解散就解散，那他们岂不是都要回家喝西北风？如果被元老们知道了你的想法，可是会打屁股的哟！”她笑笑地顺着浚浚柔软的发丝。

“不管啦！反正别把公司给我就是了。姊夫不是从商吗？教老爹把公司传给姊夫不就得了？”“说你傻你还不承认，牧白有他自己的公司要管理，哪管得了那么多？不如你嫁给一个对商业有兴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

地把事业交给他，而你也有好的归宿。”其实他们老早就找到接班人了，只是还未对外公布，她存心逗着浚浚玩。

“不行！不行！难保我不会遇人不淑，说不定那人只是贪图我们家的财产，等财产全给了他，我们就会被扫地出门，而他也会名正言顺地养一大堆小老婆，我才不要做这样的牺牲。”她嘟着嘴，想象未来可能的悲惨遭遇。

“放心吧！我们会你挑个品行良好的丈夫，他绝对会很疼爱你，不会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她当然也怕女儿婚后不幸福，所以仔细审核之后才敲定了石悟轩。

“我不嫁！”她耍赖地搂着母亲的腰。

浚浚嘴巴上说不嫁，内心却很不争气地浮现一个人的脸。不！她甩甩头，不能爱上他，他喜欢的人是柔柔，她不能趁虚而入。

悟轩来接浚浚时已经是晚餐时间，在颜三郎与李梦蝶的热烈邀请之下，他只好留下来共餐。

李梦蝶与颜三郎已把悟轩当女婿对待。

“悟轩，浚浚一定替你惹了很多麻烦，还希望你多多包涵。”李梦蝶言下之意是：浚浚的后半辈子就全托你照顾了。

“我才没有哩！我能惹什么麻烦？”浚浚不悦地嘟着嘴，她向来是最独立自主的，怎么可能让麻烦找上身来？“还说！”李梦蝶伴怒地瞪了她一眼，“由小到大，我都记不清你替我们惹过多少麻烦了，难道你忘了小时候由山崖跌下来的事吗？还有……”李梦蝶准备把浚浚由小到大的辉煌事迹全搬上台面。

“好！我承认，我是个麻烦精，你就饶了我吧，母亲大人。”她连忙双手作揖，阻止母亲说出她的糗事；不知为何，她总觉得那些事不该由母亲告诉悟轩，如果说，也该由她亲自对他说。

“好吧，就饶你一次。”李梦蝶给女儿一个台阶下，老实说，把浚浚小时候曾发生过的事全怪到她头上，似乎有点不公平，不！不只有点，而是很不公平！因为通常浚浚有事发生，有九成是出于被陷害，而陷害她的人目前正在度蜜月，无从算帐。

“其实浚浚帮了我很大的忙，她并没有给我惹麻烦。”她的确帮他省了找老婆的麻烦，只不过也帮他添了大骂下属的机会，就像今天，打从浚浚离开之后，整个公司立即陷入一阵惶怒不安中，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深怕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

“真的吗？希望她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好，否则我就要因教女无方而心有愧疚。”嘴巴说得好听，李梦蝶心里可是乐得很，毕竟难得见到有人这么护卫浚浚。

“早就是了，你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擅长耍心机啊？”浚浚非常坦白地把母亲的特质公布出来。其实李梦蝶是个怎样的人，在颜家早就不是秘密了，既然她和悟轩的“交情”不错，就没有理由隐瞒他。

“你最好把嘴巴给我看紧点，小心我把你给扫地出门。”虽然这已不是秘密，但被当众指出，李梦蝶的面子还是有点挂不住，她非常“和善”地警告二女儿。

“想把我给扫地出门？那真是太好了，我又可以去周游列国，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了。”这次她会回国纯粹是为了参加柔柔的婚礼，否则她才不会

呆呆地回来被训呢！现在得知即将被扬地出门，焉有不高兴的道理？！

“你的想法似乎和我有很大的出入哦！我的意思是要把你嫁出去，而不是让你再去外头乱跑。”李梦蝶泼了她一盆冷水。

“你怎么可以这样！”浚浚一听，第一个反应是发火，不过她很快地又让脑子冷静下来，“没关系！反正整个上流社会没有人有那个胆子娶我，看你能把我嫁给谁！”她得意洋洋地，一点也不把没人要视为耻辱，甚至还觉得光荣无比。

“你真是……没人要还敢说得那么大声，也不怕悟轩笑。你先别那么得意，这个社会还是有许多人想攀龙附凤，我随便都可以找到你想娶你的人。”浚浚气得嘟高了嘴。

“你们两个别光顾着斗嘴，吃饭要紧啊！”幸好颜三郎及时出面打圆场，否则难保浚浚不会气整晚。“你们母女俩也真是的，悟轩第一天上我们家作客，就让他看笑话了。”“他又不是外人。”浚浚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

“是啊！他的确不外人。”颜三郎与李梦蝶夫妻同心，两人一致说着同样的话，眼里欣喜的光芒教人忽略不了。

而从头到尾都在一旁观战的悟轩是最得意的人，浚浚会这么说，表示她没把他当外人看，看来娶她的日子是愈来愈近了。

“对了！柔柔和牧白再过一星期就回来了。”颜三郎得意地打破原来的沉静。

“什么？！他们要回来了？”浚浚差点没把饭菜给喷了出来。她一心只想到悟轩爱着柔柔，如果柔柔回来了，那他岂不是……“要不是牧白太宠柔柔了，他们早就回来了，哪有人度个蜜月去这么久的，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说说柔柔。”一定是柔柔又使计让牧白继续留在国外。

“妈咪！”浚浚拚命使眼色，暗示母亲别再谈柔柔了，毕竟悟轩还爱着柔柔，要是他愈听愈伤心怎么办？他极有可能会在一时冲动之下，把柔柔给绑了去，若他真的这么做，她可就不知该帮谁了——是帮姊夫？还是悟轩？不知为何，一想到这儿，她整颗心像被扭曲了一样，难过得很。

“怎么，想帮柔柔说情啊？”李梦蝶不知情地问，她会这么认为也没错，浚浚向来以保护柔柔为己任，而且她早就知道悟轩爱着浚浚，怎么也想不到悟轩是以柔柔为借口使浚浚留下。

“没有！”她闷闷地回答，不敢抬头看悟轩，深怕看到他难过的眼眸。

悟轩则心有所悟地笑着，这傻丫头还一直以为他爱着柔柔，其实他的心早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了她，再也装不下任何人。

悟轩发现浚浚打从回家吃过饭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直到隔天和他一起去公司还是这样。表面上他装作不知情，其实内心激荡不已。她是否也爱上他了，只是她一直不自觉？悟轩不打算点破她，他要浚浚自个儿去发觉。

一直到踏进悟轩的专用电梯，浚浚老低着头不愿看他。她怕！她怕一抬头看他便会觉得心痛，所以选择不看。

“咚！”地一声，电梯停住了，他们立刻陷入黑暗中。

浚浚伸手不见指，整个人都慌了，她怎么会这么倒霉，居然被困电梯里面！她原本站离悟轩两大步，现在忍不住往他身边靠去。

悟轩当机立断地按下求救按钮。

“我是石悟轩，我被专用电梯困住了，马上派人来修。”他简洁地命令道，只听另一头马上答应大力抢救。

“悟轩，你在哪儿？”她的语气濒临崩溃，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但她害怕得没去注意。

“我在这儿，别怕！”悟轩由她的口气察觉她在害怕，马上伸出手握住她的小手。

浚浚整个人投入他的怀抱，怕得浑身直发抖。

“别怕！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可恶！悟轩忍不住低咒，怀中的她是如此无助，而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搂着她、安慰她，天！他多希望能为她做些什么。

他搂着浚浚席地而坐，背靠着墙，轻柔地拍抚她的背。

“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离开我。”她低泣出声。

“我答应你！就算有十部坦克车也不能把我拉走，我会一辈子守在你身。”她哭了！悟轩顿时心乱如麻、手足无措，而且这次她哭得比上回在树上进退两难时还要严重，也更教他心疼。

浚浚只是搂着他，却不开口，眼泪犹如断线的珍珠般，不听话地直往下掉。

“只要有我在，没有人能伤得了你。”他一边给她安全感，一边轻柔地为她拭去满面的泪珠。

“不要走！永远都别离开我！”她把头枕在他的胸膛说。现在的她和常时判若两人，平日的洒脱与无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柔弱与娇怯。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他低头吻着她的发丝，并承诺道。

有了他的保证，浚浚一颗狂跳的心不再慌乱，原先觉得浑身冰冷也有了温暖的感受；此时的她忘了他爱着柔柔，忘了帮他找老婆的重责大任，她只知道他承诺永远不会离开她，会永远保护她，这样就够了，她要的也只有这些。

抱着她的悟轩，心里可没这么平静，由浚浚的反应，他猜她可能有幽闭症，这当然不是天生的，他相信是有人使她变得如此；等他们出去之后，他一定要由她口中套出是谁害的，如果让他知道是谁，一定不轻饶此人！

有了安全的港湾，浚浚很快就在他温柔的臂弯中平静入睡。

“总裁，你没事吧！”好不容易打开电梯门，幸好没被卡在楼层与楼层之间，否则就难出来了。只是他们一打开，就看见昨天怒火中烧的总裁，此时怀中正抱着他们所熟知的大美人——颜浚浚，而且眼中充满了柔情，他们全瞪大了眼，还张大了嘴。

“下回电梯再停电，我就要你们好看。”他轻柔地抱着浚浚起身，经过他们身边时冷冷地撂下话就离去。

“我还以为……”其中一名员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离去。奇怪！据他所知，颜浚浚是到公司来帮总裁挑老婆的，怎么总裁对她表现得像……难道是他听错了？不会吧！

浚浚再度醒来时，依旧被悟轩搂在怀里，只不过他们是一起躺在床上。

“咦？我怎么……”被他搂在怀中并不是第一次，不过这可是第一回与他并躺在床上，光是这点就足以教她脸红的似苹果了。

“觉得好点了没？”悟轩温柔地问。原本他是想让她好好地在附属套房

睡一觉。可是又放心不下，干脆就把所有公事丢一边，只想把她搂在怀里好好地看个够。

“嗯！”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前，不敢看他，真丢脸！她可没把早上那段插曲给睡忘了。打小到大她几乎没哭过，却在他面前哭了两次，她怎么会愈来愈扭捏、愈来愈放不开了呢？唉！乱了！全都乱了！认识他之后，她的世界不再单纯，她再也洒脱不起来。

“你怕黑？”他道出两人都知道的事实。

“嗯！”她依旧不敢抬头看他。

“为什么？”他也不强迫她，只想知道原因。

“事情都过了那么久，还有什么好问的。”她并不打算告诉他原因。

“我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原因，不要有一丁点隐瞒。”他十分坚决，如果她不说，他也会想办法让她说。

“嗯……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回不知为了什么，柔柔最心爱的布偶小狐狸，被妈咪收到仓库去了，柔柔为此哭了好几个晚上，甚至睡不觉。小时候我们两个是睡在一块儿的，每晚见她如此我就跟着难过，所以想尽办法从妈咪那儿把钥匙给偷了出来，然后趁着晚上大家都睡着后，偷跑到仓库替她把小狐狸抱回来。因为我想给柔柔一个惊喜，所以没有告诉她，一个人偷偷地潜入仓库找寻小狐狸，我不知道仓库的灯在哪儿，只有忍住害怕摸黑寻找。

“我怕得找了好久才找着，等我满心欢喜地抱着小狐狸想离开时，才发现我被自己反锁在里头，当时我怕得要死，又不敢哭，只想把门打开，可惜用尽力气都打不开。我不敢用力拍打，怕被妈咪发现，只能偷偷地蹲在地上哭，不晓得哭了多久，只知道我不敢睡，因为怕会有可怕的魔鬼来抓我，所幸柔柔睡到天亮时就发现我不见了，她到处找我找不着，就放声大叫，后来出动全家人来找我，到了早上八点多时他们才在仓库找到我。

“那时柔柔是第一个冲向我的人，她抱着我直哭，当她瞧见我手上的小狐狸时，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哭着把小狐狸扔在地上，对我说她不要小狐狸，只要我！”浚浚记得柔柔向来哭得很淑女，她会让眼泪像珍珠般地滑下美丽的脸庞，可是那次她没有！她哭得呼天抢地，好象浚浚真会从她怀中消失一般。

“所以你从此就怕待在黑暗的地方？”他的结论是 浚浚会怕黑，可说是被颜柔柔所害。

“嗯！”她点点头，“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是自己骗自己，我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不敢踏入黑暗的地方，那会令我想起仓库。”“答应我，从今以后离柔柔远一点。”原本他是想教训那个害浚浚的人，可是一得知凶手是颜柔柔，为了不让浚浚伤心，只有要求她远离“祸害”。

“为什么？她是我姊姊，我们两个感情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我离她远一点？我希望你能说出个理由。”任何事一扯上柔柔，浚浚马上全身戒备防卫；她忘却害羞，抬头看他，要求悟轩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她是个危险人物。”他十分坦白地给了她答案。

“你神经病！”她气得跳起来，“柔柔什么时候成了危险人物，我怎么不知道？你太过分了！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你怎能如此说她？！你是不是因为追求不到她，才如此毁谤她？”她气得口不择言。

“你冷静点，难道你不觉得每次和她在一块儿，都会发生事情吗？”他

没把她的气话当真，只是实事求是地把他的结论告诉她。

“才怪！是你在胡思乱想，柔柔不可能害我的。”她有惧高症与幽闭症绝不是柔柔害的，一切都是她自愿的。

“好！算我说错了，你别这么生气了。”他知道柔柔不可能做出伤害浚浚的事，但是事情只要牵扯上柔柔，就不会有好事；为了浚浚的安全着想，他当然是希望她能远离灾害。

“我接受你的道歉。”她坐在床上，挫败地把头发拨到一旁。

柔柔就快回来了！当她回来后，自己该何去何从？她没把困在电梯中悟轩所许的承诺给忘记，可是……他还记得吗？说不定他是为了安慰她才这么说的。她好怕他真的只是为了安慰她，她不要！她不要他的安慰，她只要他的爱……天！她怎能这么想？明明答应悟轩要帮他找老婆的，她怎会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难道……她爱上他了？！

一想到有这个可能，她慌乱地抬起头，却望进他如深潭般的黑眸，这时她才深切地明白，她彻彻底底地陷了进去……

“悟轩，你怎么都不来找我，人家好想念你哦！”张莉媚娇声娇气地说。自从上回让上官牧白那条大鱼跑掉之后，她马上又相中石悟轩，她发誓这次一定不会让人破坏她的好事，石家她是嫁定了。

刻意和悟轩保持距离的浚浚，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差点把手上的茶给泼了出去。

怎么每个女人来找悟轩的开场白都一样？该不会是看了《完全撒娇手册》这本书吧？不过最吓人的是她身上的香水味，那是百里之外都可以闻得到的“毒药”！

“你现在看到了，可以走了吧？”悟轩似笑非笑地说，他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猜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张莉媚原以为能得到一个大拥抱，谁知会是这样的答案。

他的回答着实令她下不了台，只见她气得直跺脚，故意大发娇嗔，企图挽回局势：“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啊？人家可是整颗心都给了你，你说！你的心给了谁？”“你说呢？”他反问，这种把戏他看多了，早就麻木不仁，她的手段只适合去骗骗初恋的小毛头。

“你就别再和我开玩笑，难道你看不出我有多想念你吗？”表面上她是很镇定，其实内心早就急死了，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吗？“是吗？我以为我的钱比较吸引你，你该不会是想念我的钱吧？”当他发觉浚浚对他也有感觉后，便下定决心和所有的女友分手，因此今天张莉媚找上门来，根本就是自讨苦吃。

旁观的浚浚可是瞪大了眼，怎么悟轩会把话说得这么明？他是不是吃错药了，还是因为听说柔柔要回国才有此改变？想到这儿，她一张俏脸不禁沉了下来。

“我……”张莉媚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第一次被人说得这么明白与不堪，她慌乱地看向四周，终于发现还有第三者的存在。她狐疑地打量坐在地上的大女孩，立刻明白眼前贸有孩一定就是众人所说的红娘；讨不到石悟轩的欢心，总可以讨讨眼前这小呆子的欢心吧？！

“噢，你叫什么名字？你长得很漂亮，可以去当模特儿了。”每个女人总是喜欢别人称赞她的美貌，所以张莉媚就这点先下手。

“我不喜欢当模特儿，如果你喜欢倒是可以去试试，我看依你处世的态度，很快就会大红大紫。”浚浚的确长得很美，每回走在路上，总是会莫名其妙地遇到一堆叫星探的家伙，每个都向她保证会让她大红大紫，她要大红大紫干嘛？！虽然她不事生产，但却对与演艺圈有关的职业非常感冒，只要有人建议她该做什么什么之类的，她一定不给好脸色看，而且对那人的印象大打折扣。

“为什么？你该不会是怕被人欺负吧？没关系，那个圈子我熟得很，只要你肯去，我保证没人敢动你一根寒毛。”张莉媚会错意地大力游说她。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不喜欢，请你别再浪费嘴舌了。”浚浚口气不善地对她一字一字地说。

张莉媚干笑几声，以掩饰自己的尴尬。“我也真是的，竟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张莉媚，你呢？”她自动把前面说过的话忘掉，仿佛从没有事情发生过。

“颜浚浚。”“什么？！颜浚浚！”张莉媚把眼睛瞪得有如铜铃般大，樱桃小口变成血盆大口，活像看到外星人般讶异。

悟轩好笑地看着张莉媚的表情，平常最注重形象的她，今天居然连形象也不顾了。

“你真的叫颜浚浚？”她用力地拉住浚浚问。

“哎呀！”浚浚生气地瞪着被她抓住的臂膀；外表看来没三两力的张莉媚，没想到力气会这么大。

“你抓痛浚浚了。”这一幕也让悟轩看在眼里，当他瞧见浚浚脸上清楚而易见的痛楚表情时，急忙跑过去拉开张莉媚的手，把浚浚搂在怀中，以保护者的姿态自居。

“你认识颜柔柔吗？”张莉媚惊讶的无法去注意悟轩把浚浚搂在怀中，现在她只想确定一件事。张莉媚不断在心里祷告，希望颜浚浚和颜柔柔没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姊姊，怎么，你认识她？”浚浚可不认为柔柔会认识张莉媚这样的女人，所以怀疑地看着她。

“你姊姊是不是就是最近嫁给上官牧白的那个颜柔柔？”她多希望颜浚浚口中的那个颜柔柔，和她所想的颜柔柔是不同的两人，所以仍在做垂死的挣扎。

“我想，没有第二个人叫做上官牧白吧？！”浚浚证实了她的怀疑。

“哦，天哪！”张莉媚尖声大叫，“怎么可能？你们两个一点都不像，怎么可能会是姊妹？我真是活见鬼了！”嘴里不承认，但她还是急急忙忙地往外跑。

如果说颜浚浚就是颜柔柔的妹妹，那她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未来，那就是离石家愈远愈好。为了不再使自信心惨遭打击，她选择“落跑”，就当近来特意接近石悟轩是为了消磨时间，下回当她再找上新目标时，一定要先打听清楚那人与任何姓颜的有无关系，如果有，那么她会选择放弃。

“我才活见鬼咧！”浚浚把张莉媚的大惊失色当成神经病。

“我觉得你的选美观有点与众不同，希望你能多多改进，否则难保你以后的老婆不会像这样。”她语气深长地给他良心的建议。虽然不喜欢看他和其他的女人在一块儿，但基于君子一诺，她还是极力忍下心中的不悦。

“有你帮我，我想我老婆不会差到哪去。”搂着她的手依旧没放。他喜欢她在自己怀中的感觉，这代表她属于他，永远都不会离他而去。

“那可不一定，从答应帮你到现在，我所看到在你身们出现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是比较‘正常’的，你说我怎么替你找出那个比较适合的人？”从头到尾，她只看到一群拜金的女人围绕在他身边，这样的女人嫁给他之后，保证不到一个礼拜就会想尽办法去动“钱”的脑筋；不到一个月就会养了一堆小白脸，然后他再养一大群情妇，最后他们这对夫妻就成了“笑语”。

“何谓正常？”他非常好学地不耻下问。

“就是找出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不是爱你的外表、金钱，或者是外在的名望，她就只爱真正的你。”“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所说的那个女人，现在只差没向她求婚而已。”难道她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他身边唯一“正常”的女人吗？还是她也把自己贬得和那些女人一样俗不可耐？！

“她是谁？”她的语气有些颤抖，显然生怕知道答案。“算了！你还是别告诉我，让我自己慢慢找，等我找到之后再告诉你，看看我俩的眼光是否一致。”她急忙打断呼之欲出的答案，宁可一辈子都不知道。

“好！我就等你找出那个我们都该知道的答案。”他笑着顺从她的意思。

浚浚茫然地抬头看他，只见他的眼神似乎想告诉她什么，但她猜不出，也不敢猜。

8

“柔柔，我问你，你是不是很爱姊夫？”得知柔柔度完蜜月回来，浚浚马上杀到上官家，一见到她劈头就问，连一点喘气的机会都不给。

“你的动作怎么那么快？我和牧白才刚踏入家门不到一个小时你就跟着出现，该不会是一直在等着我回来吧？”柔柔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讶异地看着浚浚，她的气色看起来很不好，而且一点都不快乐。

“是！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你别把话题给岔开，我问你，你是不是很爱姊夫？”她急着想知道答案，柔柔却不肯回答，这令她挫败得想尖声大叫，要知道，她今天会上门找柔柔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如果我不爱他，就不会嫁给他了。”柔柔实在想不透她爱不爱牧白关浚浚什么事，难道浚浚这么急着找她，就只是为了问这么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问题？不会吧！

“那……如果要你离开他，你是否承受得了？”她试探地询问。

“为什么这么问？你该不会是爱上牧白了吧？”柔柔笑着反问她。其实她心里知道浚浚是不可能爱上牧白的，只不过想逗逗她。

“不！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很爱、很爱他，已经到了不能没有他的地步？”浚浚急忙否认，她才不会做出与姊姊抢老公这种事。

“是啊！”柔柔可以想见她的答案不是浚浚所想要的，因为浚浚一听见她的答案，脸上立刻写满了失望，但似乎还有一丝的欣喜？！

“答应我，如果你要离婚……”浚浚拉住她的手。

“什么？！我才刚结婚，你就跟我谈离婚，你这么希望我离婚啊？”柔柔的第一个反应是把浚浚当成瘟疫般甩开。

“不是！”浚浚急忙否认，“我是说如果。谁也不能保证你是否会和姊夫

恩爱一辈子，毕竟你们的个性差那么多……”讲到这儿，连她自己都觉得对不起柔柔，她怎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柔柔？可是为了悟轩，只好先对不起姊夫了。

“请你把话讲清楚好吗？”从头听到尾，柔柔认为浚浚一定是很恨她才会这么说；毕竟从小到大她不知陷害浚浚多少回，现在也许是浚浚报仇的时候。

“如果你要和姊夫离婚，请你一定、务必要马上通知悟轩。”好不容易把话说出来，她的良心才不至于不好过，只是一颗芳心却更加失落了。

“为什么要通知他？”基本上她和石悟轩是两个陌生人，她只在结婚那天见过他，之前或之后都未见过这人，就算她真要离婚，又关石悟轩什么事？而且就她所知，石悟轩似乎对浚浚有意思，说来说去他除了可能会成为她的妹夫，他们之间可说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

“因为他爱你！”浚浚缓缓地说出这句令她心痛的话。

“嘎？！他告诉你的？”虽然自知本身条件不差，可是柔柔还不致自恋到会认为石悟轩爱上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嗯，是他亲口向我承认的，其实就算他不讲，我也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爱你，如果你嫁给了他，他会比姊夫还要疼爱你。”浚浚的言下之意就是鼓吹柔柔早日离开上官牧白，投向石悟轩的怀抱。

听了半天，柔柔终于发现浚浚爱上石悟轩这个事实。天！傻浚浚居然会认为石悟轩喜欢着她，甚至还想尽办法来鼓吹她离婚？！那个可恶的石悟轩在搞什么鬼，明明也爱着浚浚，干嘛硬要扯上她这个无辜的受害人？！她玩弄着发梢，仔细地看浚浚脸上的表情，虽然浚浚极力表现出不在意的模样，但她依旧可以感受到浚浚内心的伤痛。

“你是不是恨我？”突然加入的低沉嗓音令两个女人吓了一跳，只见牧白铁青着脸直盯着浚浚。幸好他及时听见浚浚和柔柔的对话，否则难保老婆跑了他还找不出真凶。

“你吓死人了，干嘛这么不声不响地跑出来，嫌我心脏太强壮，想害我早死啊！”柔柔撒娇地白了他一眼。

牧白坐在她身边，一手不忘占有性地搂住她的纤腰，精明的眼睛则死命地盯住浚浚看，深怕一个不留神，浚浚就把柔柔给“变”走了。

“姊夫……”浚浚忘了把上官牧白给算进去，她根本没想到他会在家，如果知道，她今天不会上门了，现在她是当场被逮到，只好满怀歉意地低着头说：“我一点都不恨你啊！”“那是我对你不够好啰？”他试着找出理由来。

“没有啊！你对我不错。”她依旧低着头，不敢看他一眼，深怕一抬头，他就会毫不留情地送她一拳。

“那……我是否曾在无意中伤害到你，或是陷害过你？”他又问。

“也没有！”“很好！那你为什么鼓吹柔柔和我离婚？”为了娶柔柔进门，可是花费他好大的心思，在他们蜜月期间他还得不断地应付中途杀出的情敌，好不容易回台湾，作梦也想不到小姨子会跳出来要柔柔跟他离婚；要不是看在她是柔柔亲妹妹的份上，并曾被柔柔陷害过N次，他肯定会对她咆哮，并把她列入禁止往来户。

“我……”浚浚不知该说什么，这事本来就是她的不对，她干不该万不该破坏姊夫美满的婚姻。

“你别吓着浚浚，她没有恶意。”柔柔适时阻止牧白对浚浚发脾气。

“没有恶意？！这叫没有恶意？！如果她有恶意，那我真不知她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他忍不住大吼出声。

浚浚一脸歉疚地看着柔柔，她的本意不是想让姊夫对柔柔大吼的，从小到从未被吼过的柔柔一定很难过，因此她急着想替柔柔辩护。

“这……”“她这本来就不叫有恶意，只不过是帮我找到一个比你更适合当我丈夫的人，我告诉你，上官牧白，你被我休了！”柔柔根本就忘了浚浚还在场，也对他发起脾气来。

“你说什么？我就不信全世界还有哪个男人适应得了你，你把我休了，请问有谁敢要你啊？”他嘲讽地看着柔柔。

“你可恶！我现在马上出去勾引个男人回来给你看。”被说得如此没身价，依柔柔的性子自然是气不过，她转身就走，当真想上街去找个男人回家。

“不许你去！”牧白拉住她，“嫁给我了还这么不听话，我发觉得和你‘打架’，你才不会会空去胡作非为。”他一把将柔柔纤细的身子扛在肩上，走上楼去。

“放开我！我才不要和你‘打架’呢，你这个世界超级大淫虫。”她当然听得出牧白的一语双关，基于有人在场看戏，她理所当然地羞红了脸，气得用力搥打他的背部，想要他停下来。

“姊夫，不关柔柔的事，你别打她啊！”浚浚只到牧白说要揍柔柔，急得想救柔柔脱离摩掌，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打架”是指什么。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浚浚，你先别管，我得好好教训这个女人，最好是‘打’得她下不了床，才会乖乖地待在家里。”他先是冷静地对浚浚说，然后以最邪恶的眼神看着肩上的俏佳人。

“可是那真的不关柔柔的事，如果你非要打，我可以代柔柔受罪。”姊妹情深的浚浚一脸壮烈牺牲的表情。

“不！好心的浚浚，身为姊夫，我必须语重心长地告诉你，这种事你不能代替，如果你真想被打，就先替自个儿找个老公，我想他会很乐意教你的。”瞧！他的脸皮有多厚，对小姨子说这话一点都不脸红。

“啊！”想了很久，浚浚才知道何谓“打架”，她胀红了脸，不敢看挂在牧白肩上的柔柔。

“还是请你先回去，等我确定柔柔有了身孕之后，我会自动放人的。”

“唯今之计就是努力使老婆受孕，她才不会因好奇或是某个该死的因素，而去找那个该被杀千刀的石悟轩；而且等她的肚子大了起来，再让她出门，就可以使每个对她有意思的男人知道，她已经是名花有主，胆敢看一眼者杀无赦！”

浚浚连忙背起背包，喃喃说了声再见，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上官家。唉！今天真是倒霉，她不该挑姊夫在家时登门登拜访，害得姊夫为了她的话气得半死。她在匆忙之际，似乎忘了柔柔刚才的行为与平常的作风有着大壤之别。

在浚浚离开后，上官家起先只听的见尖叫声、怒骂声与重物摔在地上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这些声音终于都没了，这代表着上官牧白再次驯服了悍妻。

柔柔度完蜜月回台湾后，浚浚跟着搬离石家，无论悟轩怎么留她，她就是不肯再与他“同居”，结束了两人为期三个月的同居生活。

李梦蝶奇怪地看着浚浚落寞的脸孔。奇怪！这丫头回来一个多礼拜了，

照理说她身边该有许多零嘴包围着，可是这一个多礼拜来别说是零嘴了，就连一杯水都很难看得到，她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浚浚，你没事吧？”李梦蝶柔声地问。

浚浚的脸海中想的皆是悟轩硕长的身影，还有这三个月来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她会喂他好吃的零食，而他也会有意无意地搂搂她，她喜欢有他陪伴的日子，可是……他说他已找到那个“正常”的女子，而那位“正常”的女子不是指柔柔吗？快刀斩乱麻，她选择了远离，再与他继续生活下去，她怕自己会离开不了悟轩。

“浚浚……”李梦蝶连唤了好几声，才把她神游太虚的女儿给唤了回来。

“什么？”她满脸哀怨地看着母亲。

“是不是有心事？讲出来给妈咪听，说不定妈咪可以想办法帮你。”看到女儿这么难过，李梦蝶的心也跟着难过了起来。

“没有人可以帮得了我。”她难过地把头枕在母亲的膝上。“为什么我不是柔柔？如果我是柔柔那该有多好。”她毫无自觉地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李梦蝶顺着浚浚的发丝，一听到事情与柔柔有关，整张脸立刻沉了下来。原以为柔柔嫁了人之后就不会再给她惹麻烦。谁知天生是麻烦精的柔柔依旧为娘家带来了麻烦，还害浚浚变得失魂落魄，她得找个机会好好地说说柔柔。

可怜的柔柔正乖乖地待在上官家当“闲妻凉母”时，作梦也想不到她不惹麻烦，麻烦却自动找上门来，天生是麻烦精的她这辈子大概都摆脱不了麻烦。

“为什么想当柔柔？你是你，柔柔是柔柔。你有你的好，当柔柔有什么好？”柔柔只会耍心机，当她哪儿好了？“至少有人爱。”“浚浚也有很多人爱啊！你瞧，妈咪和爹地不就很爱你吗？”她安慰伤心欲绝的女儿。

“可惜他不爱。”她难过地说，眼中的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他？！他是谁？”该不会是石悟轩吧？知女莫若母，李梦蝶早就看出浚浚与悟轩都对彼此有意，既然有意，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浚浚烦恼的？浚浚不回答，只是想着他，想得心都疼了。不知道现在的他在做些什么？是否又有许多漂亮的女人上门去找他？他是否会接受她们？他是否还记得她颜浚浚这号人物？还是他的心里永远只有美丽、善良的柔柔？她哪里会知道，待在办公室的悟轩和她一样，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连工作都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只希望浚浚能早日回到他的怀抱……柔柔奉了母亲大人的命令，要把浚浚和石悟轩凑在一起。想到母亲的精神炮轰，她忍不住咋咋舌，她到底招谁惹谁了，母亲大人居然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到她头上来，要知道，她话都不曾跟石悟轩说过，说什么石悟轩爱上她，真是太好笑了。

既然母亲大人指定要她把事情摆平，她只有想法子牵红线了；幸好公公和婆婆早在她和牧白去度蜜月时，也去二度蜜月，什么时候会回来，只有他们才知道，所以说上官家目前是最好的“设计”地点。

她只打了通电话告知浚浚她有身孕的消息，浚浚立刻答应过来替她庆祝；而另一个她认为比较棘手的石悟轩，说实在话，她不知该拿什么理由把他给骗来，但是当她在电话中对他说浚浚要上她家，没想到邀请都还没说出口，他就要求上门拜访，“善良”的她当然得给他这个机会。

但是柔柔不知道石悟轩之所以这么快答应，是因为怕她又害浚浚发生事情，要是柔柔知道了，包准打死也不让石悟轩上门。

“真高兴你们肯来替我和牧白庆祝。”她口是心非地说，用手肘轻轻地推了牧白一下。

这家伙打从石悟轩进门就盯着人家看，一脸想揍人的表情，难不成他还真怕石悟轩把她给抢走？要知道，现在她的肚子里有个小家伙，有谁会想要个大着肚子的女人？“欢迎。”好不容易牧白才把话由口中挤出。

第一眼见到石悟轩，牧白就肯定他对柔柔没兴趣，他的心在浚浚身上。可是当浚浚开口要求柔柔离婚时，他二话不说就把石悟轩列入“十大敌人排行榜”的榜首，不管他对柔柔有没有兴趣，反正他对石悟轩是讨厌定了；当他得知柔柔邀请石悟轩上门，气得只差没把大门给拆了，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在在说明了他正处于盛怒中。

“谢谢！”浚浚心口不一地说。她没想到悟轩也会来，不过他来了也好，他不是爱着柔柔吗？善良的柔柔一定是想乘机让他打消念头。

悟轩不说话，只是盯着浚浚，她瘦了！她不快乐！这令他看了好心痛，恨不得能分担她内心的忧伤。

客套话说完，餐桌就陷入一阵寂静，在场有三位不愿意开口，唯一想打破沉默的人是柔柔。她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看看坐在身边的老公，他简直把石悟轩当成了豺狼虎豹，恶狠狠地瞪着他。她气得白了他一眼，可是牧白不为所动，还是努力、用力地把目光放在石悟轩身上。

“当我得知有了身孕时，我好高兴。”她试图打破沉默。

“我想姊夫一定也很高兴。”浚浚也感到气氛的尴尬，尽管她想让自己的语气热络点，可惜说出来的话就是平板而毫无任何高兴的意思。

“是啊！我高兴极了，希望有人能明白，我老婆已有了身孕便代表我更不会放开她，如果有人还不如羞耻地上门抢人的话，我会让他‘好看’的！”牧白的口吻一点都不开心，甚至可说是龇牙咧嘴，摆明要石悟轩别痴心妄想了。

柔柔气得想打他一拳，难道这个大醋桶还看不出石悟轩爱着浚浚吗？平时他脑子不是这么差的，怎么现在倒成了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这么说要是我没有怀孕，你就可以让我走了？”她没好气地挑他的语病。

“就算你没怀孕也是我的人，谁敢动你的脑筋，下场都一样。”他还是不看娇妻一眼，双眼火辣辣地瞪着石悟轩。

浚浚没想到牧白的占有欲这么强，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想和悟轩单挑。都怪她！

都怪她一时不察，才会让姊夫那么怨恨悟轩。

“好了！我倒餐前酒给你们喝。”眼看无法使牧白回心转意，把眼睛调回正常的角度，她只有使出撒手间。

不到一分钟，她端着两杯酒摆在浚浚和石悟轩面前。

“对不起！我怀孕不能喝酒，而我又讨厌牧白喝酒，所以我们两个以茶代酒，你和悟轩就喝雪莉酒吧！”她歉然的说。

终于，她那死硬脾气的老公把眼睛调回正常的角度，端起冰红茶喝了一口，降降火气。

“来！多吃点肉，不然会不够营养。”牧白体贴地夹了一块肉放进柔柔的碗里。他敢发誓，柔柔一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所以他先不动声色，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了。

“浚浚，有你最爱吃的炸鸡腿，你也要多吃点，瞧你，最近明显的瘦了很多。”柔柔吃着牧白夹给她的肉，不忘招呼浚浚。

“嗯！”不等浚浚动手，悟轩已帮她把鸡腿夹入饭碗中。“多吃点，你太瘦了。”“谢谢！”除了道谢之外，浚浚找不出别的话来对他说。

结果这顿晚餐就在一片静悄悄中宣告结束。

吃完晚饭，在柔柔的坚持下，两人都留宿上官家，但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早早回房休息了。

晚上十二点，原本已睡着的柔柔忽然醒来，摇醒身边的牧白。

“怎么了？是不是想吐？”他一脸紧张地问，“还是肚子饿了？等等，我去拿饼干给你。”自从柔柔怀孕之后，食量也跟着增大，牧白怕她半夜肚子饿，所以房内备有饼干小点，随时等候她取用。

“不是！”柔柔拉住正要下床的牧白，跟着起身往外走，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串钥匙。

“上哪去？你想拿什么，告诉我就成了，何必自己下床呢？”牧白担心她在夜里走动，万一有个什么，他可是会心疼死的。

柔柔打开石悟轩睡的客房房门，率先走了进去。

“喂！你该不会是想当着我的面引诱石悟轩吧？如果你真这么做，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他恨得牙痒痒，摩拳擦掌地说。

“你少发神经了！我要你把他给搬到浚浚的房间。”她指着床上睡死的人命令着。

“把他搬到浚浚的房间？！做什么？你疯了！三更半夜不睡觉，要我做这种无聊的事。”他的反应是想把老婆拉回房，好好睡一觉。

“你不搬是吧？那我自己搬。”明知牧白不可能让她搬重物，柔柔故意走到床边，想把“巨大”的石悟轩给拉起来。

“等等！你住手，我搬就是了。”牧白连忙阻止她的动作。

“老天！这家伙裸睡耶！你！马上给我背过身子，不许回头看。”看到石悟轩裸着上身，牧白连忙偷偷地掀开被单，看看是否正如他猜测的那样，一经证实，他马上命令老婆转身。

“叫什么！又不是没看过。”她不满地嘟着小嘴，背过身去。

“你说什么！你看过谁的裸体，把那个家伙的名字报上来。”虽然柔柔说得很小声，还是被他的顺风耳给听见了，一脸想算总帐的模样令人生惧。

“上官牧白。”她清清楚楚地告诉他“那个家伙”的名字。

牧白先是一愣，继而满意地大笑出声，笑了许久之后才发觉，床上的人一点都没有被惊醒的模样。

“你搞什么鬼？他怎么会睡得这么死？”“我在他们的雪莉酒里放了安眠药，本来想放春药的，可是我不知该上哪儿买，又不好意思跟药房的老板明说，只好将就买安眠药了。”真是可怕的女人！居然想出这种法子来陷害亲妹妹。

牧白的反应是耸耸肩，扛起石悟轩。

“不许回过头来，去打开浚浚的房门。”他命令着柔柔。

柔柔顺从他的意思，先去开浚浚的房门，她果然也睡死在床上。柔柔把房门大开，等着老公过来。

“把眼睛闭上，等我说可以睁开时再看。”快要经过她身边时，牧白命令

着。

柔柔跺了一下脚，不悦地闭上眼，仿佛过了一世纪之久才又听到他的声音。

“我得把浚浚的衣裳脱掉，不然不足以说服他们两人。”原本她是要冲到床前的，幸好牧白有先见之明把她给拉住。

“我最亲爱的老婆，请你小心点，慢慢走。”他想让柔柔自个儿走过去，但左想右想都觉得不对，便扶她过去。

“把眼睛闭上。”这回换她风光啰！

“是。”他很顺从地闭上双眼。

不一会儿工夫，柔柔就大功告成了。她小心翼翼地帮床上的两人把棉被盖好，才让老公扶她出去，当然了，他们出去时“忘记”把房门给锁上。

“我记得你好象曾威胁过我，要是不娶你，就要用这种方法跳上我的床，对吧？”“对啊！很保险的方法哦？”她得意洋洋地说。

“已经很晚了，你得快去睡觉。”看着她有点疲累的小脸，牧白于心不忍地抱着她回房。

“不行！明天一早我还得去逼婚！”她怕会睡过头，错过最精采的画面。

“放心啦！他们跑不掉的，现在，你先给我好好地睡一觉。”可怜他是个堂堂的总裁，居然同谋做出这种事。唉！希望不会有人去告发他，否则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

9

当清晨的第一道曙光照入房内，浚浚就醒来了。她愕然地发现自己的头枕着一只臂膀，而她的手横放在一个人的腰上，当然，她的纤腰上也有一只大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吃完饭，她就回房休息，然后她觉得很累，很快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怎么一觉醒来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了？最可怕的是她身边居然多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悟轩。

悟轩早在浚浚醒来之前就醒了，而他除了震惊之外就是惊讶，没想到睡梦中的她是这么无邪，且美得不可思议，他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最好永远都不醒来，只要她一直待在他怀中。

浚浚醒来时，脸上的表情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这不是他睡的客房，整件事似乎有点蹊跷，平时他无论喝了多少酒，也不可能醉得毫无意识，连爬上心爱的女人的床都不知晓，所以说，他和浚浚是被陷害了，看来凶手等会儿就会出现。

“我……”浚浚一抬头，就看进他清亮无比的眼眸，她尴尬得不知如何解释。

就在这时，房外很不巧地响起敲门声，不等她响应，房门便自动打开

“我的天！你们怎么会……”柔柔一脸“讶异”地看着床上未着寸缕的两人。“老公！你告诉我，我看到的不是事实。”她还不忘把牧白拖下水。

“很抱歉，亲爱的，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个事实。”为了达成老婆的心愿，他只有陪着她演戏。

“不！事情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浚浚急着想解释。糟糕！她怎么

对柔柔解释这一切？“我会负责的。”悟轩配合着他们的计谋，反正他本来就娶浚浚，所以这对他来说并无影响。

柔柔很满意地点头。瞧！她就是这么的聪明，当天才出马时，有什么事会摆不平？“不！”浚浚抓紧胸前的被单，她不要悟轩因为责任而娶她，这样的婚姻不是她想要的。

“不？！你是什么意思？”柔柔是在场最惊讶的人。要知道，这可是她的“智能财产权”，好不容易才忍痛割舍了这个方法，没想到换来的结果是个“不”字，这教她怎能忍受？牧白就没她这么乐观，柔柔一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会照着她的剧本走。

浚浚不要悟轩被逼着娶她，她要的是心甘情愿，如果没有，她情愿不要。

“我要你嫁给我！”悟轩不容反驳地抓住她的下巴，使她面对他。

“我……”她想反抗，可是面对悟轩时，就是说不出口。

“说好！”悟轩命令着，他不容许浚浚拒绝他的求婚。

“好！”表面上她是妥协了，但她的内心一直都在抗拒，她不能在悟轩心里有别的女人时嫁给他，她不要！

柔柔松了口气，这下子总算可以交差了事，母亲大人不能再把所有的过错怪在她头上吧！

“先别高兴得太早，你没发觉浚浚的表情很不对？”牧白低声提醒露出胜利笑容的老婆。

是啊！她怎么忽略了浚浚眼中的抗拒？完了！她一直自导自演，却忽略了浚浚内心的感受，糟糕！她走错了一步棋。

可惜悟轩一直沉浸在即将娶到梦中情人的喜悦之中，否则精明的他一定会发现的！

在大伙着手替浚浚筹备订婚事宜时，她是唯一不开心的人。她心中始终有疙瘩，暗自买了机票准备逃到以色列去，最好能待个三、五年，等悟轩忘了曾有她这样一个女孩时再回来，或许他那时已找到“正常”的女子共结连理。

“浚浚！”基于要把事情办妥的份上，柔柔只好带颗球再度出现。

“小家伙还好吧？”她带着羡慕的眼神看着柔柔。的确！柔柔是她最羡慕的人，每个人都爱柔柔，就连自己也不例外。从她怀了身孕之后，姊夫看她看得更紧了，只要有男人不小心瞧了柔柔一眼，马上会被他冷冽的眼光给吓得半死。

“姊夫呢？怎么不见他的人影？”照理说牧白是不可能让柔柔独自一人出门的，他最远不会让柔柔离他超过五公尺。

“他到公司去了。”柔柔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也只有趁着老公不在，她才敢再施鬼计。上次的计谋失败，她把所有过错归咎到老公身上，她认定是牧白“带衰”给她，所以才没成功，这次她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无论如何浚浚是嫁定石悟轩了。

“他放心让你一个人外出？真教我意外。”看着柔柔绝美的脸庞，她不禁嫉妒起来，柔柔是牧白心中的一块宝，也是浚浚胸口永远的痛，因为她爱慕的那个人爱着已婚的柔柔。

“怀孕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才怪！我看你起初那几个星期吐成那样，姊夫又吓得半死，一脸恨不得代你受罪的模样，教人羡慕死了。女人要是都能像你这样，怀了孕还让丈夫更加爱护，所受的罪也就值得了。”那时的牧白还把家里当作公司，除非非常必要，否则他绝不踏离家中一步，更别说是离开柔柔了。

“别光是羡慕我，等你嫁给悟轩，我相信他也会这样待你的。”她装出一脸不知浚浚想逃婚的表情，平心静气地与她闲话家常。

浚浚干笑几声，不敢告诉柔柔她的想法，她怕柔柔知道了会自责；她不要柔柔因她的事而担心，毕竟悟轩不爱她而爱上柔柔，不是柔柔的错。

“大小姐，你要的牛奶来了。”管家王妈端了两杯牛奶进到浚浚的房间。

“谢谢你，王妈。浚浚，你也喝一杯吧，瞧你近来的脸色比我还要差，是不是太紧张了？”她把一杯牛奶递给浚浚，自己也拿了一杯。

浚浚把牛奶接过来，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你近来似乎不太有食欲，我记得你最喜欢吃炸鸡腿了，怎么现在都不见你吃？”她把牛奶拿在手中并不喝，要知道，这牛奶里面可是加了安眠药的，为了宝宝着想，她当然是不能喝啦！

“吃腻了。”满腹心事的浚浚根本就没发觉柔柔没喝，不一会儿工夫就把牛奶喝个精光。

“是吗？”柔柔笑看着浚浚手上的空杯子，伸手把它拿过来，又把手上满满的一件牛奶塞进她手里。

可怜的浚浚一点都没发觉，还是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咦？你怎么喝得那么快？”浚浚喝到一半，才发觉柔柔手上拿着空杯子。

“我是孕妇嘛！肚子容易饿，当然很快就喝光光了。”她满脸甜笑，浚浚怎么也看不出自己早已中计。

“啊——”浚浚不文雅地打了个大呵欠，奇怪！她怎么会这么想睡？难道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少，今天才会这么累？“看你这么紧张，赶快上床去睡觉吧！”柔柔拉着浚浚的手，硬把她塞到床上。

“我也得回去了，否则牧白要是发现我不在家，一定会发脾气的。”浚浚胡乱点个头，想再和她说些话，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就昏昏入睡了。

柔柔满意地看着她的睡颜，嘴角浮现一抹奸笑，就近拿起电话，直接拨给正在上班的悟轩。

“喂！我是石悟轩。”电话彼端传来冷漠的声音。

“是……悟轩吗？我是……柔柔。”柔柔打的是悟轩的专线电话，所以接电话的人就是他；她故意用最颤抖的声音问。

“是的，有事吗？”这可就奇了，柔柔竟会打电话给他？“浚浚……浚浚……”她的声音充满抽泣，还故意说得间间断断。

“她怎么了？”一听柔柔的语气就教他的心凉了一半，连忙正襟危坐，深怕会遗漏任何一句话。

“她……她……”柔柔还是故弄玄虚，不把话讲明。

“冷静点，你先别急，慢慢地告诉我。”他试着让柔柔冷静下来，其实一颗心早已乱成一团。

“浚浚她服安眠药自杀了！”“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次。”犹如置身北极，悟轩顿时全身冰冷，他告诉自己，是他听错了。可是柔柔的声音传来，肯定他怀疑的事实。

“我好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爹地、妈咪都不在，而牧白也到公司去了，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先打电话给你。”讲完一大串话，她吐吐舌头。上帝原谅她吧！她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浚浚，如果真要施予惩罚的话，就请惩罚上官牧白吧！谁教他是她的老公。

“你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我马上赶过去。”他急急忙忙交代完公事，拿着车钥匙就往外冲，根本来不及深思颜柔柔为何先打电话给他，而不打给上官牧白；他也忘了对颜柔柔个性上的怀疑，只知道他最心爱的人就快离开他了。

这头，柔柔满意地放下电话，开始布置现场，她先把一罐综合维他命丸倒在地上，还不忘在浚浚身边放了几颗，最后把空瓶子扔在地上。哈！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伟大的使命”，她抚掌大笑。

“大小姐，你动作快一点，等会儿石少爷就来了。”还好王妈有先见之明，没让她得意太久。

“哦！我差点忘了。王妈，你待会儿可别忘了哭啊！”她仔细地叮咛王妈，深怕会事迹败露。

“你别担心我，还是担心自己要紧。你得先想好等会儿要怎么向上官少爷解释你的维他命丸全掉在地上。”王妈摇摇头。

“牧白会原谅我的，我把维他命丸给牺牲掉，全是为了浚浚。”亏她讲得活像真有那么一回事，还不是偷懒不想吃，才找出这个借口来。

这时，外头突然传来一阵碰撞声，显然有个人正气急败坏地跑上楼来。

“浚浚！”天！柔柔悄悄地捂住耳朵，他叫得那么大声，连死人都可以被她吵醒；幸好她让浚浚吃下两颗安眠药，否则难保计谋不会被拆穿。

“浚浚！”当悟轩冲进浚浚的房里时，只见满地都是药，还有只空瓶子，他整颗心都冰冻了起来，轻轻地抱起浚浚的身躯，伸手想探她的鼻息。

“救护车还没来，我们赶紧送她上医院吧！”柔柔泪流满面地拉住他原本想伸侧浚浚鼻下的手。

“是啊！是啊！”站在一旁的王妈不忘帮腔。由于她不是演技派高手，不能像柔柔一样，说哭就马上有眼泪流下来，只好拿条手帕擦擦“隐形”的眼泪。

悟轩一听，二话不说就抱着浚浚往楼下冲，柔柔赶紧跟在他身后。

“大小姐，你别跑！当心跌倒了。”王妈看着柔柔跑下楼的动作，急得叫出声。

可是柔柔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一心只想追上石悟轩。千万不能让石悟轩知道，这全是她一手搞出来的。

悟轩的双眼直盯着那扇门，门的另一边躺着 he 最心爱的女子，她正不知生死地躺在里头，而他却无能为力。这是一件他无法掌握的事，所以格外令他感到无助，他别无所求，只求浚浚能醒来，只要她能醒来，他可以付出一切，甚至他的生命。

看着悟轩痛苦的表情，柔柔不禁偷偷地吐吐舌，这一切不能怪她，她也是为了大家好嘛！刚才悟轩就是太紧张了，才发现地上的药是综合维他命丸，如果他能冷静点，就会发现这是一场骗局。

柔柔一直在内心祈祷着，希望这个计谋不会让牧白发现。道理很简单，牧白知道了，一定会生很大的气，谁教她把所有的药都给毁了？！

仿佛过了一世纪之久，医生终于缓慢地走了出来。

“大夫，她没事吧？”悟轩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大夫向他保证，能够再见到天真、毫不造作的浚浚。

“悟轩，我看你还是先去陪陪浚浚，大夫这边有我就够了。”柔柔急急忙忙地打断大夫即将脱口而出的话。

“那……就麻烦你了。”悟轩朝她点了个头，立刻进浚浚的病房。

“她只不过是服了少量的安眠药而已，根本就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大夫缓缓地对柔柔解释，实在无法想象为何那名男子要抱着病房中的那名女子，在医院内失控地大吼。

当时他还以为情况有多严重，结果……结果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每个人见了悟轩脸上的表情全都吓呆了，直觉认为他怀中的女子大概是没有救了，害得医生马上帮她洗胃，却啼笑皆非地发现只有少量的安眠药，他不放心地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结果是一样的，真是虚惊一场。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大夫。”柔柔自知对不起大家，因而十分有礼地向大夫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深表歉意，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意。

“不……不客气，救人是……是我应尽的责任。”可怜的大夫经她这一笑，迷得不知所措，连话都说得支支吾吾的，原本严肃的脸也呈现一片红潮。在医院待了那么久，见过形形色色的女子，可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出尘的女子，他愣愣地看着她绝美的脸庞，脑海中突然闪过两个字——天使！对，她就是天使的化身。

“您真是个好大夫。”聪明的柔柔马上就知道自己又成功地吸引了一名男子的注意，但很显然她并不知道什么叫作收敛，频频向那位大夫绽放出美丽的笑容。

由公司匆忙地赶到医院的牧白，看到的就是柔柔在作弄“纯情”大夫的画面。

“我说你可以停止了吧？”牧白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还不忘用冷冽的眼神向那位大夫扫射一下。

“老公，你来了啊！”柔柔一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兴奋地往他怀里奔。

“等等！”来不及了，柔柔已环抱着他的腰。

“小心点！要是跌倒了怎么办？”他低声斥责。

“不会的，只要有你在，我就会平安无事。”她娇俏地对他眨眨眼。

可怜的大夫直至见到上官牧白，才发觉柔柔的肚子已凸出，同时知道她已嫁人了；亏他还以为会发生一场美丽的恋爱故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幻灭了。唉！想到这儿，他垂头丧气地离去。

其实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谁要是娶了柔柔，不！别说是娶了，就连认识她，也会跟着倒大楣。此时他不该伤心，应该庆幸才是。

“说！你又给我惹出什么样的麻烦？”这回牧白可不是平心静气地审问。

接到柔柔的电话时，他的心只差那么一点就跳了出来，当他赶到医院时，发觉柔柔完好如初，很快地就联想出一定有某个倒霉鬼进了医院，而且还跟柔柔脱不了关系。

“我……”柔柔本想撒谎瞒过去的，但一见到老公脸上的表情，她马上噤声，最后只好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

“浚浚，你醒醒！如果你真的不爱我，我可以放你走，但千万别用这种方法离开我。”悟轩握住浚浚的小手。她的脸色是那么的苍白，原本娇艳欲滴的红唇，此时也毫无血色，躺在病床上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小、那么的无助，而他却连让她醒来的力量也没有，只能看着她昏睡。

“我的心好痛！你醒醒吧！我喜欢看你无忧无虑地大笑，我不要你毫无生气地躺在这儿，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爱到我的心都疼了……”她为什么还不醒？难道……他用力地摇摇头，不敢再想下去。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不会就这么离开我，你怎能如此？”她依旧一动不动，悟轩气得抱起她的身子用力摇晃。“醒醒！我命令你马上醒来！要是你一辈子都不醒，我就永远不让你离开我身边，我会把你绑在我身边一生一世。你醒醒！听到了没？如果你真想离开我，就睁开眼告诉我！睁开眼……”说到这里，他早已承受不住地抱着她的身躯痛哭。

站在门边的柔柔看到这一幕，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她哪知道石悟轩会这么悲伤？当初她只是不想让浚浚再逃避对他的感情，才会出此下策。

牧白瞪了她一眼，明知道她是出于好意，还是忍不住地瞪了她一眼。他自认爱柔柔不会比石悟轩爱浚浚来得少，如果说今天换了立场，他相信自己也会痛哭出声；光是想到没有柔柔的日子，就足以教他无法自己，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她躺在病床上，不知生死，他相信，他会不顾一切只想挽回她的性命。

被牧白一瞪，柔柔马上知错地低下头。她承认所有的事都是她惹出来的，但是说到底也不能怪她啊，她怎会知道浚浚把石悟轩爱的人当成是她嘛！难道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嗯……”躺在病床上的浚浚呻吟出声，她感到自己正置身于最温暖的地方，觉得好幸福，可是她的身子为何会这么难过？难道是睡太久的关系？“浚浚，浚浚，你醒了？”感觉到怀里的人动了一下，悟轩高兴得忘了拭去脸上的泪痕，抱着她问。

她幽幽地张开眼，第一眼便看到悟轩又是悲伤又是欢喜地看着她。“你怎么哭了？”她抬起笨重的手帮他拭去泪水。

“没事！没事！只要你醒了就好，醒了就好。”他猛然紧紧地抱着她，仿佛深怕她会平空消失般。

浚浚惊讶得不知所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看向四周，她怎么会会在医院？奇怪！

明明记得喝了王妈泡的牛奶就睡着了，什么时候来到医院的，她怎么完全都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惊喜过后，悟轩急忙检查她的身子，看她是否有任何不适之处。

浚浚摇摇头，却在心底呐喊：有！我的心好痛！可是她不敢说出来。他为何要对她这么好？明明心里有了别人，还是不忍对她不好；然而他的好，她承受不起，也要不起。

多希望他的心中就此只有她的身影，但她知道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怎么了？是不是很难受？”他轻轻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不是说没事吗？怎么还哭成这样？难道……浚浚又摇摇头，她是太伤心、太难过了才会流泪，但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为了什么。

见她摇头，更加深他心中的疑虑。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如今你已经没事，那我就走了，我保证从今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你可以放心了。”他颓丧地站了起来往外走。

柔柔瞪大眼睛看着他离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个绝妙的方法，他居然说走就走？要知道，她可是冒了极大的危险——被骂的危险，现在他却掉头就走，这岂不是让她很没面子？她急得想唤回他。

“石大哥！”浚浚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话说给消化掉。她怎么可能会不想见到他？她爱死他了，他怎能就此不再见她？难道她真这么惹人厌吗？悟轩僵硬地停住了步伐，却不敢回头看她，深怕一看就舍不得走。

“你真这么讨厌我吗？”她双手捂着脸，轻轻地啜泣。

“不！”他很想转过身好好地看看她，可是他不敢。

“我想是你讨厌我吧！”悟轩缓缓地说出这个他所以为的事实，天知道，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说得出口。

“我一点都不讨厌你！我是爱你的……”她伤心到不顾一切地把心里的话喊了出来。

她豁出去了，反正离开医院之后，她就会马上离开，永远不让他见到她，不惹他心烦。

“什么？！”这回他没再背对着她，而是急急转过身看着她，由惊讶转为不信。

“不可能的！要是你爱我，就不会急着想离开我。”他指的是浚浚服用安眠药这件事。

“我真的爱上了你，可是你的心里永远只有柔柔，除了柔柔，你还有那个唯一‘正常’的爱人，你要我怎么办？我不能承受嫁给你，而你的心里却住着别人，你说我能不离去吗？”她说的却是买机票出国的事。

“没有！”他摇头，缓缓地走向她，替她拭干脸上的泪痕。

“什么？！”由于他怜惜的动作，浚浚只有呆愣地看着她。

“我的心里一直都没有别人，只有你，你是唯一。”他告诉她实情。

“不！这怎么可能？”她直觉地摇头，他怎么可能爱她？他爱的人应该是温柔的柔柔。

“是真的，打从第一眼在花园见到你后，我的心里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在我帮你穿上高跟鞋时，我更加肯定要把你娶回家的决心。”“可是……可是你明明说你爱柔柔……”她还是不相信地直摇头。

“听我说。起先是你自个儿胡乱猜测，我唯有顺着你的意承认，不是吗？”他用双手固定住她的脸，深怕她再摇下去会昏了头。

对哦！那全是她一厢情愿的猜测。

“那……那你所说的那个唯一‘正常’的女子，又做何解释？”浚浚追问道。

“那也是指你。你不是一直都待在我身边？你不是和大家都不一样？”他耐心地为她解答。

“天！这么说……这么说你是爱着我的？”她不确定地问。

“是的！我爱你，要是不爱你的话，我就不会想娶你。”搞了老半天，原来她一直以为他不爱她，他还以为自己已经表现得够明显了。

“你不是骗我的吧？”她不希望他抱着同情的心理来欺骗她，如果真是这样，她宁可要真相。

“不！我没有骗你，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他一脸正经地告诉她。

浚浚一听，马上又泪流满面，可是这回她是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抱。终于让她给等到了，天！瞧她多傻！居然以为他爱的是别人。

见到她释然的表情，悟轩终于放心了，满足地抱着怀中的佳人。

“答应我！以后别再做出自杀这种傻事。”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自杀？！我没有啊！”她连忙由他怀中抬起头来。

“可是你明明……”他看着满脸疑惑的浚浚，她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转头看向柔柔，只见她满脸笑容，看起来一脸无辜，不过愈是无辜愈有问题。

“我能和你谈谈吗？”“我们没什么好谈的吧？你还是赶紧和浚浚联络感情才是。”柔柔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随后赶紧拒绝。

“我希望能马上和你谈谈。”悟轩的语气一点都不容人反抗。

“好吧！”唉！该来的总是要来，她低着头率先走了出去。

“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他向浚浚交代一声，紧跟着她出去。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浚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看着两人出去。

“你好好休息，他们不会有事的。”这回牧白决心不救老婆，她是该受点教训了。

过了好一会儿，只见悟轩独自走进病房，脸上堆满笑容。

牧白看他一眼，识相地出去找他老婆。

“怎么了？”牧白好笑地看着一脸委屈的柔柔。

“没什么。”她闷声地说。

“说嘛！”牧白搂着她的肩催促着。

“他要我以后少接近浚浚。”她不情愿地说。

“哦！看来他满聪明的嘛！”牧白毫不避讳地称赞悟轩，尽管误会已经解释清楚，知道悟轩对柔柔没兴趣，但他还是无法给悟轩好脸色看，这次算是例外。

“你说什么？！”柔柔非常用力地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可恶！从小到大的每件事，悟轩都跟她算得清清楚楚，除了向她道谢她曾出手教训过人外，其余的他就非常严厉地指责她。虽然她让浚浚傻傻地为她做任何事，可是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不得她啊！在柔柔承认所有的事后，他便要求柔柔少接近浚浚，开玩笑！她颜柔柔是何等人物，悟轩愈是不让她接近浚浚，她就偏要，悔谁厉害。

“老公！你老婆被欺负了你都不管，刚才他对我好凶哦！我好怕！”她满脸惊恐地看了丈夫一眼。

“可恶！我就知道这个姓石的不安好心眼。”看到爱妻满腹委屈，他就会忍不住想揍人，新仇加旧恨，石悟轩已经成了上官牧白的死敌。

“别难过，我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只见他轻声细语地安慰着爱妻，一点都没发觉自己已跳入陷阱。

而柔柔则是得意得要死，要知道，她什么本事都没有，骗人功夫可是一把罩。

“你和柔柔谈了些什么？”浚浚急着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是‘感谢’她罢了。”悟轩搂着她，不把实情说出，他

可不想让善良的浚浚知道自己被骗了二十几年。

“真的？”她狐疑地看着他。

“当然是真的啦！不然你以为是什么？”他吻吻她的发丝。

浚浚满脸释然地接受他柔情的动作。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愈快愈好，我实在是等不及要把你娶进门，相信爷爷见了你也会喜欢你的。”一切都是他在自问自答。

浚浚一点都不介意，他是有那么一点霸道、有那么一点大男人主义，可是谁教她爱上了他，既然爱了，当然就把他的举动当作是深情啰！

悟轩抱着她，低下头给她深情的一吻，脑海中皆是与浚浚共度一生的画面。感谢上天！他终于可以把钟爱的女子娶回家去，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浚浚响应着他热情的吻，趁着脑袋瓜还有一丝理智，她记起回家后得把机票给扔了；既然已经找到温柔的港湾可让她安全且幸福地度过一生，还要那张机票做啥？两人就这么热情地吻着，完全忘却门没关，外头来来往往的人皆可看到他们的举动，而在他们深情的眼中，只容得下彼此，外面的观众根本干扰不到他们。

只是糊涂的浚浚似乎全没想到自己为何进了医院，而悟轩也没说明，相信等她想起来时早已七老八十了，但有谁会在意？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共度一生。

悟轩甚至得意地认为，今后的生活不会再出弄颜柔柔这一号人物。

但这是可以的吗？颜柔柔才不会乖乖听话，依她的性子，一定会想尽各种方法努力出现在石悟轩面前。希望石悟轩的修养够好，能够忍受颜柔柔的不定期出现；还有，他的拳头得练硬一点，谁晓得他和上官牧白是否会有场世纪大对决？！

不过此刻的他，满脑子只想着终于抱得美人归啦！

